



方蛟峰先生文集卷第五

嚴陵浮橋記

嚴治萬山窟無河渠無大陂澤遇秋夏即患橋面
州壘惟一衣帶水宜無洶湧澎湃憂然歛流直注
婆流橫絕山包而水不洩一潦即又大浸居民遇
梅雪常惴々有魚鼈之懼然此猶有時也由定州
壘門直涉而南斷岍十尺民由是出者耕焉器焉
牧焉由是而入者薪焉蔬焉菓焉由是往來敢々

者販夫販婦貨焉買焉市所無郊運以入郊所無
市載以出一日病涉則耕者器者牧者厄薪者蔬
者菓者梗販夫販婦貨者買者滯吾城內外之阡
且以病告此則旦旦之憂也于是不可以無舟之
猶險也又從而梁之然後涉者始無憂雖然涉者
無憂固有任其憂者夫舟與梁皆水下滄而上覆
風雨之所剝蝕波濤之所轟吼昇墜之所蹴壓舳
艫之所挽拽馬牛之所騰踐數年一葺又數年一
易為費且浩瀚州家憚焉歲在丙辰李侯以曹簿

來守茲土每事痛樽節下車首問輿梁之政侯亦
可謂知務者斯役也舟若梁故者腐者悉撤而新
之葺而仍者十不一二舟七千梁百有三十其製
之廣袤數之多寡悉仍其故鳩工集材于府治侯
躬自檢其受給也吏不得隱其營作也匠不得
鹵莽故費不浮而事集工堅而人忘其勞會其用
為萬有五千為米斛者百林木緹錢不與焉十
有二月梁成官民慶之屬予記其事郡丞武博吳
禮且語予曰此郡太守樽節力也余謂節用愛人

此治千乘者第一義二者固並行而相為用也不
節用者固不能愛人徒節用而不能愛人則其節
也必入于吝不愛人者固不能節用徒愛人而不
能節用則其愛也必反于刻世固有牆傾壁壓而
不能恤坐視民之墜水火而不拔一毛者曰吾節
用也又有唾金穀一切泛愛甚至屠人膏血而濡
沫乎螻螻曰吾愛人也出納有司所專也而侯謹焉
興作人情所憚也而侯樂焉此無他視人之溺猶
己之溺怵惕惻隱一觸即奔迸不可遏而舟梁一

事其父然泉達之始與余家青溪濱熟覩病涉者
重有感于斯而書侯名介叔字直翁宣城人也

天邊風露樓記

乙卯之冬十月既望余自館職言事不合而歸友
人盧登又上春官就坐囑余記山樓顛末余方入
林而登父將發軔請因扁樓之義共商之宇宙間
一氣耳掀簸萬物莫勁乎風此天地之至剛汎濯
埃壤莫澤乎露此天地之至潔故風露氣之清以
任者也肖翹蠕蠕莫洪纖高下莫不秉是以生以潛

以動以華以實故受氣之不剛匪潔者為朝菌為
秋蒲為蠹蠅為視虱惟人亦然貢薛韋匡用之固
葩華闕庭而熟視諸賢駢首力鋸束頸栗股于刑
餘之掌握醞成漢鼎易姓之禍君子貶其辱抑宗
元劉禹錫元微之輩非不文彩燁燁而比之匪
人不辨芳臭萬世穢之信越平布披荆棘立赤幟
而頑鈍無耻似任而不清西晉之士揜鼻富貴芥
視六合而無能為中原取一塊土似清而不任三
代之下何寥々乎我思伯夷伊尹喜之慕之孟軻

氏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雖然軻特區別而
言之夷尹易地一也登父屋于溪山境樓曰天邊
風露白雲趙漢宗扁也風乎露乎取二氣之剛且
潔乎陟而俯之四望岩堯鬱乎蒼々面浸寒碧蛟
宅驪窟樓之偉觀也左冊右弦積牀牙細鉅公名
人走筆龍蛇樓之貯珍也笠樵入林斧烟丁丁謳
漁泊艇燎月熒々樓之朝昏也拓洲春藍菘町夏
甲圃秋掃霜坡冬梅雪樓之四時也其人如玉人
醉我醒路吟風濤匕重物輕樓之賓主也斯主斯

賓歷覽四時徜徉朝暮挾貯珍飽偉觀把酒吞英
風拂劍嘯勁氣風露在天乎在我乎窮則夷達則
尹不綽綽乎漢唐諸子之孱穢當望避三舍

勤有堂記

余外兄吳景邁寺薄壯年築居室經營數載而後
略備焉為書室三間取昌黎之言榜曰勤有為讀
書教子之所丙子春宇宙大故屋遭劫灰獨勤有
巍然烈焰外景邁語予曰殆天未喪斯文子為我
一言以訓諸子余惟勤有之為言勞也力于所有

事也人在宇宙間未有惰而生者農與工賈雞鳴
而起雖善利不同莫不孳孳各有所事士獨可以
不自力乎哉天下物之不可以力而求假使求而
得之亦非可以力而有之所可以力而有者獨學
問所得天之所與我^與生俱生者也常人于力所不
可求者則違之以爭而于可以力而有者反悠々
以媮不亦失其勤已乎人與萬物之生天地間我
乃得其全以為人天與我以人之形又與我以人
之理而我乃不能承其所與而有之則人之形雖

具而所以為人者則亡然則何以有之學而已孔
氏之教法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先儒曰五者缺一不可學之目有五所以行之
者一勇而已矣學以弗能求能學之弗能弗措也
問以弗知求知問之弗知弗措也思者必于求得
思之不得而舍置焉是無勇也辨者必于求明辨
之弗明而舍胡焉是無勇也行必于之善行之
弗篤而苟簡焉是無勇也人能行此五者決之以
果持之以毅進之以序終之以不倦二念之決為

賢則賢為聖則聖孰禦也陶士衡志在事功則朝
暮運百甓以自勞蘇明允志在文章則閉戶讀書
十年然後下筆則沛然矣事無精粗無大小未有
不自力而至者况以士而求為聖賢哉彼亦有以
穎悟為道以鹵莽滅裂為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
不假修為以致知格物為支離以躡等凌節為易
簡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匪徒
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聖賢
者吾景邁甫所取勤有之說意蓋為此豈徒為撐

腸拄腹五千卷而已哉

芳潤堂記

文章以芳潤擅名自陸士衡之說始予外兄吳景邁築居室也予進修教子之所榜曰勤有于游息延賓之所榜曰芳潤其用力于進修而遊息於文章也與丙子宇宙大故居室為煨燼獨勤有芳潤二堂在予既為發勤有之義復俾記斯堂所以擅芳潤者予惟山川之氣升為雲降為雨潤莫大焉其滋液鍾聚為根荇芽甲洩為春華斂為秋實芳

莫大焉宇宙芳潤之氣吾與斯人凡有生者所共也^食文章家士安能而專有之青溪之南去邑三十里曰雲程其溪山演迤其勢宏以放足以大受吾景邁伯仲以詩書宅焉絕溪而南有墟市富者商者鳩焉其水陸達抗越通衢建凡舟車日夜之所奔走皆奪吾山川芳潤之實以去之者溪山不改風景頓殊井落荆榛塵市瓦礫俯仰宇宙山川芳潤^之芳氣鬱積磅礴無所發洩迺為山林枯槁者之所受用而獨專其所有于斯堂又非他人所得而

奪^之者幅巾藜杖徜徉山水間昕往暮歸歷覽無際
斯堂之行窩也左右而勢小垣大陵或曲而阿或
呀而谷或岷而嶙絢或石而崔嵬一川橫陣風之
則波而紋日月則絢而章驚鳧鷗鷺之出沒鯁鱸
魴鱖之伴之圍之斯堂之詩窟也或漁而扣弦或
樵而行歌聲鳴之而田家之無在夜漫之而牧童
之扣角或欣或慨為過耳之飄風者皆斯堂之感
心豪興也日出而霏開虹收而雨歇雲脫天空而
月在水落石出而潭清凡朝暮四時之變化不齊

者皆斯堂之澄襟霽宇也是氣也流行于宇宙則
為民物之所共有收斂于山川則為騷人雅士之
所獨專此吾景邁以文章家而擅之者與雖然元
氣混沌網緼于天地間著形于萬物者孰主宰是
孰翕闕是景邁甫平生用力于濂洛關西武夷之
學自明而求誠由博而反約則夫文章之妙雖得
助于氣而實根于道登斯者又當索文章于觀
聞之外

孔門教人要領一言以蔽之曰學道子游得之為
宰邑法益君子學道決不肯于仇其民小人學道
必不忍于尤其上上不仇下下不尤上雖治國平
天下可也于一邑乎何有嚴瀨一絲凜々有生氣
青溪巖上流治萬山窟其民蠢愚而堅忍豪家畝
不能百甲邑版者不十室而歲收斛不滿數百甚
矣民之窮也習于窮故慣于忍窮以忍貧賤不能
移苦以堅富貴不能奪教之入也莫易乎哉邇年
來上下以繭絲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而胥吏

鼠黠足以顛倒其長令之峻也火以熬政之怪也
湍以驚噫仇矣朝三暮四狙其不詐乎弱者賈吏
以為安強者伍吏以為市畏征者逃其田怖役者
竄其戶鷗鳥舞而不下矣為上者又相與詆茲邑
曰難治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
尤乎上者其無詞乎淳祐辛亥四明石君孝聞來
尹茲土越明年夏大水禍半天下而巖尤甚城郭
壞陵谷頽室廬十蕩八九賴尹顛頓扶服而登之
岍淳之赤子一日必曰微尹吾其魚乎越明年又

哉以早尹扶傷救死日不給雖大賢處此亦有未
暇禮義之嘆一日會邑之寓公秀民慨然以修校
為急尹之心子游之心也抑將以禮義救人心之
溺矣雖然土木談何容易尹曰費當自公出吾將
請于郡民曰費當自百姓出吾當率以助尹戚曰
是厲民也民悅曰以佚道使民之忘勞也尹捐俸
以倡鄉之秀民聞風興起咸戶相裒錢翼斯役而
無尤其上之心羣趨而赴之不日而成由殿而堂
堂而廡之而門此經營之序也大成殿規模舊雖

壯屋老風雨摧壓茲上覆悉改作餘則撤腐易堅
四隅翼以遊楹面殿設朱綠檻天井悉易堯先聖
賢像加繪先聖座上下四傍設障加帷仍几而舟
之廡下從祀七十二像升之殿東西兩夾室殿北
有堂三間曰化成舊染梁棟微弱今易以壯撤檁
楠重覆之氣勢弘敞東西各一室再整刷亦如之
仍長論館焉長東諭西堂之北明室三仍扁閣軒
軒外逼通衢舊堯顛塌來往者攀而升今易壘而
以峻之東廡入首劬屋三間朱扉明牖扁曰東廡

廳西廡如之扁曰西廡、相聯分兩廡、扁仍之
廡相聯有室四東則仍令尹祠土祠朔五先生祠
西則仍融堂祠學廡兩廡舊無甃今甃之門三間
及左右翼室並撤新之仍者無幾并門戟易之左
翼室仍扁直學位又高室創為祭器庫并圖經在
焉右翼室扁曰廡館封土崇三十尺植杏扁曰杏
壇庖屋兩間在西廡北之右廡隸屋兩間在東廡
南之左皆創也墉垣舊圯成熟路今厚築而藩焉
經始于宝祐改元仲秋告成于明年二月朔是役

也邑尹啟之邑佐贊之鄉寓翼之諸生先後之庶
民懽樂之乃集厥成慶成屬某記始末某謂前令
非不言修葺也為其事者無其心分其事者無其
人塗局鍵粉墉壁已即功徒于室之極書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人葺也今則尹親督斯役又得鄉之
賢士夫老成績實踴躍者董經營司出納一匠一
夫皆做鄉例和質僦而來之飽而役之犒而遣之
民悅于使工力皆堅實可經久不壞噫土木非樂
事也而民雖勞且費也無尤固足以見尹無仇民

之政然亦可以觀人心矣尹輟俸為緡五十鄉之
秀民助緡五萬有奇邑僚助緡六百寓公學職助
緡萬餘刊諸珉姑以記歲月云

思堂記

東溪余氏其曾大父邦程捨田于安福院者二十
畝至于孫應龍暨曾孫繼先志又兩世以十畝入
焉其祖妣方氏孺人墓于院之陽也厥後于院左
闢一室曰思堂為奉先之所俾院僧主之春秋設
饌外每歲孟春則輪差子孫同院僧徧詣余氏之

先塋所誦佛經以代俎豆展省之禮是舉也余氏
有孫曰振玉者出家于本院實網維是此報本反
始之心與厥孫洙請予記其本末予惟義理之教
行于堯舜三代之時禍福之說興于石姚之世天
下治少亂多家之貧富不常子孫之賢不肖不齊
是以堯舜三代之所宗主者有興有廢而石姚之
所興起者則有興而無廢于是孝子順孫欲報其
先者悉托諸石姚之所教者焉蓋禍福之說可行
于亂世庶彼之教不廢則吾之祠堂亦可托之而

不墜焉爾若振玉為浮屠氏而有孝弟心此則尤可書者

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

贛州興國地雖僻小先賢任國也慶曆甲申大中大夫程公珣以大理寺丞知縣事二子待焉學焉越二年丙戌公由興國攝倅南安識濂溪先生周公元子理棣以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伊川則生于二年待乃翁在興國時明道年十有三伊川十有二國史傳曰明

道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此時也咸淳十年吾友臨川何君時了翁試邑于斯考往牒知為大賢過化之邦二程子始學之地景行先哲廼勸書堂于安湖之講堂東奉太中公父子祠以元公侑之二千里走書介入嚴陵山中語予曰江西為周程授業傳道之所實自興國開先焉子為我一言以發濂洛授受之微旨以開斯人某竊惟聖賢之學自孟氏後無傳距慶曆凡一千三百五十年而周程

出焉非元公無以傳絕學于千載之不傳非太中
無以識元公于衆人之未識故祠以太中主之元
配之二程子侍焉若元公之面命以而二程子之
捧手以受者此爲何物太極一圖不以語他人而
獨以語二程子及二程子之教人則專以語孟中
庸大學為主而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其非元
公之書而爭辨紛紛至今學者猶相杓齟嗚呼夫
所謂太極者其盡在圖也不窮理之所自來則帶
于形氣之粗下而不足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不體理之所實在則淪于空寂之高虛而不
足以貫本末而立大中該全體而達妙用天之所
以高地之所以下陰陽之所以動靜此何物哉必
有爲之主宰者未有天地未有民物以前又何物
哉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也周子將教人以窮
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化之源以
為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
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
不得不就日用事物切近者為言故曰道不離器

器不離道二程子之不言太極乃所以詳言太極之無在無不在也何也入孝出弟徐行後長即太極也桑麻穀粟日用飲食即太極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即太極也為堯舜則揖遜為湯武則弔伐為禹則胼胝為回則簞瓢即太極也去齊則接淅去魯則遲行為乘田則牛羊茁為委吏則會計當即太極也語其隱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語其費則即事在事即物在物程子之言道器其得于周子太極之說與某不佞姑以是復何君之命

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常州路學正前鄉貢士李君闡等書來言常州自乙亥歲火于兵幸夫子廟在唐君駿發以鄉國名士為教官立司存瓦礫中先汛掃以新廟貌次營建以居生徒修講堂修經閣建直舍建兩廡為六楹六楹暨內外夾屋垣墉四周咸一新之學田為戍守軍蔣奪古者請于官復其舊越十年甫託事徵予一言以志之予謂唐君有功于鄉學大矣考州志常為延陵季子采邑今

墓在焉蓋先哲興遜之邦也立學自唐李栖筠為
刺史始五季以兵燬宋景祐乃復建炎又以兵燬
越紹興再復今又一燬而一復矣噫嘻此天之不
肯喪斯文也天以於穆之命寄于人也書謂之帝
衷詩謂之民彝帝衷民彝不能懸空以獨存于是
寄以學校無學校則三綱論九法斁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人胥為禽獸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者疇托此天之所以不肯喪斯文也虞
書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五庸哉五典五禮于天何預然不曰我敘我秩
而一則曰天二則曰天蓋斯道之原出於天非人
力所能造為者堯舜特為之守典禮而奉行之耳
挈帝衷民彝之目寄司徒今州縣有學之有官其
司徒之屬也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術
有序五典之教自鄉州而達于黨族閭比自遂縣
而達于都鄙里隣其所講明所踐行者皆此物也
民彝宣明于學而天命流行于民熏陶浸灌是以
風俗醇厚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天下所以久安

長治三代衰學校廢教法壞入之道不立天下遂
為紛紛爭戰之場天生孔子孟子扶帝哀民爨出
之污穢糜爛中載之六經載之七篇以示萬世而
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始有所托三代而後歷
漢晉唐宋一千六百餘年其間雖有大亂大禍而
天地猶得以位物猶得以育者斯文未喪孔孟之
教猶在也後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為根本以六
經為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
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庶不負天之未

喪斯文之意

癸丑嚴陵鄉會題名記

寶祐初元夏五之四日 皇帝臨軒策士越二十

有二日賜文武正特奏名發嚴陵進士洪承祖暨
方哲凡壹十人續鄭璫又以金科中嚴之傑士山
湧泉出或藟稚且壯而先登或器大以周而成晚
或以韜畧而出間道或以法理而收奇功視丁庚
兩科未遜也鄉之仕來朝于京者楊纘約鄉之新
進循比講序拜禮鄉寓致禮者或自遠而來餽者

或留京而預集者鄉貢郡侯李鏞輩偕諸邑尹咸以幣將意乃差穀盍簪于湖山之四面亭禮畢泛舟從容籩豆洋洋綉履錯之斯亦鄉邦之偉舉與時孟秋後五日也

徐義士旌門記

歲在壬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浙西道宣慰使司奉行中書省劄以徐洪甫振飢濟民令府縣旌其門閣并將戶下一切科役並行蠲免淳安縣尹丞若簿李君震高君天祐魏君惟寅皆以力行好事

為心咨于鄉之士為之楬曰積善徐家復徵予紀其事嚴在萬山中本無富家然有洪甫之力無洪甫之心故寧辱身以藩貨不肯扶危以利物有司此舉豈為一家所以愧鄙夫勵薄俗也予安得不特書以為風俗勸

河溪徐氏春濡堂記

邑之西五經徐氏一門科甲構堂于居寢之正以為尊親睦族之所問于予為之名曰春濡復請申其義以教其族屬及其子若孫俾勿忘予深感

其事然其請為之言曰自有天地則有是氣有是
氣則有是人有是人則有心天地于人一氣也
人于祖宗族屬一氣也天地之氣無時而不流行
則人于一心亦無時而不流通也又豈以往來者
為存亡哉傳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思人心于親無時而不思也必雨露之濡而後
見怵惕之思者何也氣之著見莫先于春而雨露
又其形著者也是故春者天地之仁也而怵惕者
人心之仁也生之膝下一氣之通喘息呼吸無所

不至則是心之發又寧待雨露之濡而後見哉然
感物而動則油然而生自有不能已者春澤之盛
潤滋榮生長無物不然則吾之身獨何自而來
哉族屬本一氣也氣本一身也推一身之所自
來原一氣之所由聚是則為人者何獨無是心哉
見雨露之濡而後思感物而動者也不待雨露之
濡而無時不思者終身之慕也有是心者豈不悚
然惕然于此乎故為之記以授徐氏之子從吾遊
者使歸告其伯父伯兄附之祖廟云 并贈聯

一門徐氏五經儒書香不泯千古人文十科第廟
祀猶新

碑銘志

唐侍衛都指揮使王押衙太尉碑

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
故厲山氏之後至今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至今
祀以為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青溪之東去縣七
十里安樂鄉之楓溪有唐侍衛都指揮王押衙廟

其始父老信其靈異尸而祝之凡冠婚喪葬營繕
莫不質其吉凶而後即事歲有水旱札瘥禱之立
應淳熙八年刑定陳公暉訪其靈跡紀之縣志越

嘉定甲申戴侯師聖尹茲土以秋涸乞靈而雨以
其靈跡聞于朝勅封靈惠廟忠順英烈侯仍捐已
俸增葺祠宇檄少府董役不日而成差我屹峙廟
貌一新迨淳祐辛亥神之裔家于東土歲奉宗祀
者來請予紀其實饒諸珉以昭不朽予按縣志及
索其舊碑所為文得其始末神生于唐大中元年

神少負節槩涉書史慷慨沉毅膂力絕人長于弓
馬劍槩世迄億昭政權旁落藩方尾大翹足伺冪
者環天下皆是神獨抱膝長吟自比諸葛乾符中
裨將王郢倡亂兩浙鎮將董昌以戍兵單寡檄鄉
井兵未有應者神首舉義旗與錢鏐協志應之昂
既計平逆巢之讐作擁衆長驅攻掠浙東饒信池
宣歙等郡神復乘勝擊賊合鏐兵誓死俱奮不介
馬馳之所向輒捷賊畏其鋒遁自采石渡淮時高
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聞賊不犯境壯之而奏于

朝以神為都押衙鏐為都指揮使乾寧二年董昌
據越叛朝命神偕鏐兵討之未幾昌就擒露布獻
捷以功遷侍衛親馬步軍南北都指揮使而鏐加
鎮東軍節度使是時宦孺驕橫如田令孜韓全誨
等劫脅人主東西出其意神實憤之而謀遠不用
無如之何同列諸帥如李茂正朱全忠等無非挾
強大冀非望之人神實耻之而大屢將傾非一木
所能支舉目山河終夜雪涕于是浩然有歸志麾
衆而東曰吾始俟聖人出也居無何闕廷蹀血而

唐室丘墟五十年矣我

太祖皇帝六龍御天海外有截是何神先見著龜也神所居即今之安樂鄉環境數十里皆道峰矗壁大者龍跳小者虎卧下者崎嶇迤邐淺露紫迂昂者層稜嶽峯形峭狀怪觀乎此使人心膽雄偉志氣踴躍其工榱桷杞梓幽：陰：蒙蒼苔絡紫蔓霞霧卷舒雲月吞吐觀乎此使人胸襟放曠起高蹈塵表之思地靈人傑固應不凡也然神猶以平陸千里大江遼絕商旅擔賫酸股膝脫遂規度

浚治為河湟以通舟楫千夫荷插萬畚齊作功未畢而殞星告變今天樂觀左遺跡如故觀者至今恨之神諱克儉字子廉墓在昌期鄉之柘源諸部曲所葬也神叔父長史昌徹仕唐昭宗神之兄副都指揮使克勤仕唐宦遊寶婺因家焉神之侄承義仕後周太祖為廷尉延壽仕吳越錢氏為主簿諸誥牒尚存其後枝葉碩大且繁今居淳安者皆其裔也嗚呼盛德必百世祀神有功于國有功于民有功于禦災捍患其世祀也宜哉遂為之銘曰

皇路嶮巖誰扶誰持惟神驍勇東擊西馳有嚴鉞
鉞所向輒捷蹶郢走梟剪昌定越外叛未清內奸
已成何物闖孺納兵關廷天翻溟渤一簣莫窒明
哲保身進退不失殞星于東乃顯神功生封死廟
嗚呼英雄

行狀

宋知郡寺丞俞公行狀 并銘

公舊諱忱 一上字本從後改公明字則明為君避

也曾大父簡大父謙咸隱德弗耀父點自號雲崑

居士贈奉議始祖稠仕吳越為睦刺史因家焉今
為嚴之分陽公少穎書一覽輒記雲崑公鍾愛之
家自為師友研經史寒暑不釋卷嘉定 某甲 以周

禮首鄉薦明年上橋門又冠之自是氣益雄文益
進月書每先諸子鳴聲譽郁天京矣公以重闈在
上不忍去膝下歸而私淑于家四方士負笈者雲
集凡膏潤之所沾丐者莫不歌艷一世貢于鄉升
于學魁于南宮者踵相接其目睫可數者如潘君
忠恕何君夢然兄弟是也十三年以監舉試禮部

未得志歸而益肄業十六年升舍尋擢上第調昭
武教官寶慶甲申 龍飛循修職郎旋居雲崑公
憂服闋以慶覃轉文林郎再調和州教官兩易南
康兼白鹿書院山長公教人以踐履為先擇經明
行修者列職事以倡每講說必明界限析義理不
專以文義優劣士用以勸當路如蒙 慈哀公畱耕
王公著 慈高公咸刺于朝端平甲午董文上饒同
僚持卷請差次公曰三場惟策可觀人遂拔其一
及蛻號乃韓君叔穎士論帖然郡太守以樽節有

羨將獻之朝公曰獻羨是逢君也不若以代民輸
而弛其賦守勉從之二年崔山魏公視師江上聞
公而羅之幕公條陳攻守急務歷 肇慷慨魏以遠
器目之嘉熙丁酉調浙東帥幕來赴聞京城災公
攢眉時事移書時相規以省灾異量振 卹禁侈靡
省營繕數事二年改調淮東總幕旋為有力者奪
之公恬不較歸而復聚徒于門未幾文清李公當
國如京謁選復移書陳時病五事曰審命令信賞
罰擇宰屬久外任選將帥李嘉納焉尋調臨安鹽

倉弊蠹必耗出納必盡情履魚吳公尹京一見曰
管庫豈所以免清流耶檄之幕淳祐辛丑被旨衡
文別頭如洪如葉所得皆知名士四月遷書庫官
二年遷宗諭改秩轉宣教郎三年遷太學博士輪
對反覆援文帝太宗事以諷上首肯之次劄言科
學三事一曰考校拘執之弊二曰謄錄鹵莽之弊
三曰彌封易換之弊四年再為別頭考官前列如
翁如湯皆公所拔也尋出外添倅上饒會歲大旱
公戚曰吾職勸農奈何視民飢而死也邵交承禮

亟走羣望一夕忽雨郡境賴之積訟壓累政不剖
者山積皆為盡心一一當曲直民之訟于他司不
直者爭願質于公戚曰乞送清強俞大傳諸臺交
委訟牒雨集一經予奪無反覆者歲再飢公擇大
家勸振首捐已俸以倡又借公帑為糶本航他境
米平其直以糶徐節他費補償之道有遺孤捐已
俸募人收之民賴全活者衆當路如後村劉公虛
益趙公實益王公文薦之五年轉奉議郎會徽及
南康之守朝廷聞公劄攝徽而當路又命攝南

康公俱辭之越月以朝旨之徵君無何代者已
歷境公鑰庫府以俟供給禮例皆却弗受還任信
又闕守復攝事六月朝命以宗政正選召八月造
朝差衡文胄闡撤棘乃領事七年四月遷國子丞
以磨勘轉奉議郎尋考試殿廬得張君孟博歲早
副端張公小坡李公以言去國公以封事爭之不
報言者從而媒孽之遂有主管崇道觀之命八年
二月差知常德辭改知南康又辭不許十一年轉
朝奉郎南康促代忽除公大理丞方控辭未行言

者已尼之蓋柄國者欲奪公南康以昇媼姪故神
其操縱如此尋再予公郡公悟遂丐祠以老杜門
絕客菽水之外惟以書史自娛同志或為快：公
無悶焉寶祐癸丑元日上挂冠請越六日俄疾革
夜半呼子弟握手丁寧不及他事惟曰吾負吾母
不得終子職若能竭力事吾母汝父死不死矣
言訖而逝蓋二月之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娶秦
氏封安人子一澤民見待省進士女一適何應孫
孫一松壽公生山水邑人物清苦而堅孝友根于

天性學問勉于躬行雲崑公抱恙晨夕奉藥夜不
解帶居喪盡禮哀毀骨立祖父母喪代終大事必
盡禮外舅姑亡家宴喪弗克舉厚助之皆有婦里
東孔道病涉捐金鳩衆梁而屋之其待人接物睦
族展親居鄉交隣靡不輯順度量寬容喜怒不形
詞色遇事剛果不為禍福怖自奉儉約菲衣糲食
破窓敗几澹如也居家蒞官未之改惟不嗜飲賓
至必設醴論文著述凡一十五卷號南疇集九月
丙午奉襄于生仙鄉之傳崑予與公雖不面而心

知敬則舊公之孤謁予_序羣玉丐狀公行予焉辭輒
銘之曰讀公之文兮金聲即公之行兮天成桐江
之山公之名桐江之水公之心山之不動兮不以
震撼而重輕嚴灘之冷兮或為公而不平悠々
蒼天殲我良人

恭人邵氏墓誌銘

恭人邵氏者中奉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方逢辰之
妻乃吾母夫人之姪也名滿父曰彌高為嚴陵之

知名士生于嘉定十六年癸未六月十日以淳祐
辛丑歸于寶祐甲寅以夫有位于朝封孺人越
二年丙辰八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享年甫三十
四也明年丁巳贈安人咸淳丙寅贈宜人又三年
己巳贈恭人男三人國孫夢孫都孫女三人省女
福女子女以咸淳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甲辰葬于
龍山之北曰汪尖山下去家僅十里逢辰銘之曰
夫人之家世種福田乃生爾姑為女聖賢又生夫
人秉心寒淵如何蒼天乃不假年三十有四已埋

于阡後數百世陵谷變遷君子鑒茲為我掩焉
有宋方公翠坡先生方母安人潘氏墓誌

公之冢子于逢辰為姪婿其冢婦又逢辰表女兄
也孤子杰來為公請一言以表于墓予何辭公姓
方吾宗之典刑者諱天驥字龍友娶潘氏公人物
礪砢個儻少年場屋有雋聲屢膺亞選幾戰胄闈
居家奉親孝故乃翁壽至百歲教子篤孝方二雛
皆讀書世其家居鄉里質直好義每持公論以裁
物凡人有不平者輒質平焉人多德公晚年酷好

恬靜幅巾竹林之下自號翠坡老子閉門淨掃一
室讀史觀詩暇則閱老佛氏書每語人曰老佛氏
之言與吾儒相近蓋喜老氏知止之論與佛氏有
誘人為善之意其霜降水涸之年孳孳之好如此
夫潘氏安人生于詩禮之門幼失所恃事叔孀如
母然在室清貞淑謹父疾草嘗割股以療之孝感
神明長以年德擇對來嬪于方安人孝事舅姑義
處姻族無違夫子撫育諸男女思愛如一翠坡翁
治身理家待人接物其善德令聞安人內助之功

為多焉子二人長壯猶娶莘田邵氏孫一人會老
俱亡次本逢辰曾帶行應試娶府城陳氏又高坊
某之甥女也孫一人嗣老翠坡翁生于慶元乙卯
卒于寶祐丙辰安人生于丙辰卒于庚午男孟卜
其宅兆以甲戌十一月合葬于進賢鄉之二龍塢

童會鄉墓銘

童會鄉之孤泳元翁館于家塾泣請曰泳先人生
于某年某月某日以咸淳己巳五月某日卒家貧
未克葬越八年丙子宇宙大故先人敝廬為盜焚

毀兄弟僅克以死獲殯今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所蓋祔先妣兆域從先志也請予為銘元翁每
與予言乃翁自七八歲失母隨父東西寄學于大
家之塾逮長卓有立志處里族篤以睦交朋友實
以遜雖遇田夫孺子不敢慢人亦敬而親之數奇
不偶以秀才終其身予惟人之才與學與文天不
苟以畀人也降衷之初其性善同而智愚賢不肖
之質則有異有其質而無學無文者又泊也豈
非天降生民不畲其性而獨于文與學不肯多以

與人乎自宇宙變革以來士不守其業臨難苟免
衣冠降于皂隸之下獨會鄉家守其文學自其父
業于是今其子若孫又業于是天之所甚畲而不
肯苟以與人者乃獨鍾于會鄉耶會鄉諱驤龍安
項氏江州湖口宰女姪也子泳次某中子早卒孫
某銘曰先民有言既富方穀世變世下貧乃其富
三后之姓高崕為谷窮士之家守志弥篤四世讀
書一簞自足後君百世尚有膏馥

蛟峰方先生文集卷第五

方蛟峰先生文集卷第六

詩
絕句

題盧可菴天邊風露樓

龍泉三尺倚天橫
濁世滔滔我獨清
一柱高臺仙掌起
願推一滴活蒼生

題柯峰讞掾錢君叔行敬簡軒

是非辯曰只須欽
敬簡奚消讀呂刑
一片公心一
雙眼心醒之則眼醒之

贈尹巽參數學

陰陽晴雨可前知此是人間第一奇
鼯睡華山何日覺煩君更與問希夷

題吳氏梅堂

聞君家在雪邊住靠盡闌干索盡詩
只怕梅花應冷笑清香原不要人知

問天

胭脂十二萬風塵一撮胞胎父母身
天欲殺之胡至此厥初何用降生民

天對

羊枯乘危乃併孫揚堅非解自蠶陳
長江不是無天塹只為江南多婦人

贈墨士翁彥卿

因其以竹墨來
謁故吟詩以贈

一團烟裏蓄明光做出稜稜竹樣剛
語汝好尋臺閣主直將勁節掃豺狼

贈風鑑曹老眼

九重拊髀嘆才難幣聘皇皇難未戡
老眼試尋天下看豈無頗牧在東南

送胡兄遠遊

人言行路險如山君却乘槎欲問天畢竟家邦摠
聞達雞鳴猛着祖生鞭

贈月心

蒼苔破屋生涯足淡飯清湯夢寐安認得秀才窮
快活何須煩惱做窮官

贈大佛老子賣藥齊僧

藥中得報飯中施始實終空不是呆水復去來未
復去誰知無去亦無來

贈南山寄傲軒

着心尋處元無物開眼見時都是天楚市少年霸
陵尉紛紛蠓蠓過吾前

贈相者

烟霞泉石在空谷富貴貂蟬在北方林下野人無
可相相須去相候王

贈梁電目

滿睫塵埃寸許深世間豪傑尚山林冰壺指見形
骸外難照江湖一片心

七言律

慶明堂禮成

合宮芬郁徹垓埏治象陽明景爛然雲氣朝躋疑
欲雨帝心夕惕即旋乾皇穹后土實臨汝祖德宗
功鑒在天既灌更祈如未灌緝熙此福萬斯年

和劉府判名夔相人

英雄牢落谷音空敦薄猶存柳下風善政有聲聞
六邑病軀無自謁千峰乾坤許大心知少道義相
交我輩同珍重瑰章何以報烟霞留護峽山松

和張寓軒題孤山二首

各驕專恣諱言兵禍本伊誰自種成潮汎有時聲
轉怒權奸一死罰猶輕道無起滅無今古物有消
虛有長盈贊化正需豪傑手華山深處卧昇平

其二

西湖奮事逝如流紅紫塵沙新綠桐昔日賞心今
日弔前人遺跡後人遊雨觀水色連山色晴看湖
頭送日頭鷗鷺無情自來往興亡不啻帝王州
挽有宋周府君袁夫人

孩提均識愛其親未有君家最睦姻
遊畔以全諸父義在原此豈婦人仁
一門鄒魯斯文地三世義皇太古人
朱紫滿門直餘事九原可作百其身

晚宋尚書余公二首

時樣多求赫々聲惟公獨韞玉精神傳無房杜可
書事心即羲皇太古人日月升時先奮翼風雲濃
處忽袖身蒼々忍奪客星去却使凌烟憶老臣

其二

扁舟一葉掠垂虹因汎江蓮得識公千里軍民安

席上一年賓主坐春中斑催紫橐朝天近夢到黃
梁霍地空契濶真情言不盡只將楚些寄東風

挽宋吏部趙公

翺翔碧水又蓬山再入卽闡卽巧間屢疏朝端詞
梗々一麾道院政斑々閣因書勅家鄒魯堂以親
名行冉顏所恨與公非識面一詩寄雁寫潛々
被召不赴

萬里皇華遣使軼姓名曾覆御前旣燕臺禮重金
為屋巖瀨風高玉作鉤丹鳳喜從天上落白駒須

向谷中求敲門不醒布夷睡休怪山雲着意留

贈樵隱

樵仙深入琴棋境一笑出門天地寬人世已非存
朽斧土音不改只南冠琴中自有錢心在局外何
妨道眼觀霽月光風元屬我飯牛何謂夜漫漫

題何潛丞安樂窩

間中歷覽古和今夫豈全無所用心書為重看因
熟讀詩添新作費沉吟消磨暇日樽前酒饜和薰
風膝上琴過去未來都不管仰看明月是知音

頌徐大可為六縣減免稅糧得請

六縣羅娛已獨勞肯心行善是人豪乞憐請命靈
絲價起死回生鼎釜熬誰謂他人無力氣不干好
事拔毫毛老夫贊詠非誇詡此在春秋亦合褒

石峽山茶盛間二首

冰崖赤骨物俱老火樹生陽我不孤錢葉既經寒
暑戰丹心不為雪霜枯托根峽裏老君士加號花
中烈丈夫顏色不淫枝幹古洛陽牡藥只為奴

其二

凡卉春妍誇國色此花陰極抱陽明人疑芝草非
時出我謂丹砂托樹生可惜洛中忻富貴不知霜
裏蓄精英老夫詩若宋初出牡藥如何得盛行

方體

錢修史官講吏部陳大著赴鎮贛州

鱣湖摩破亨衢開山川鍾作魁竒材九閩叫後入
雲岫六陰卷出登蓬萊著庭萬卷了汗竹粉闈胡
事被先僕非徒五馬人生榮正要急流剛拔足章
貢二水分西東江右九州斯為雄亭橫塵外眇四

海臺插天表森孤峰三百里水見沙磧一十八灘
如劍脊醉讀題咏呼坡翁此是大守風月窟又聞
獷俗多驚滿况有蠆尾隣諸蠻付之重寄憂亦大
此是太守思慮闕伐木詩發友道缺道山幸有詩
送別一言愛助當何如思慮先之後風月

錢判府國史直講祕書赴鎮南劍

番江之峰高插天番湖之水淵其淵山川鍾作一
書麓胸次洶湧萬斛泉呼來天上佐良史喚起英
雄斧奸魅玉堂萬字雲錦章赤揮一對國士噐天

為資善擇畏師汝作羽翼從吾兒光芒忽報動雙
劍翱翔直去分一麾我聞了翁錢梁脊生晚不得
拜履烏又聞龜山與延平首為東南招標的今君
剖符守其鄉視三先生為有光開明義理當日用
扶植氣節爭秋霜知君報政只數月袴襦萬口九
天徹去時好起蘆花天歸時又見橙橘節道山纒
纒持一觥臨別惟有詩送行執手不敢贊諛語股
樣惟視三先生

和僉事夾谷之奇韻

夫子說周易肇開太極分及乎作春秋下逮西狩
麟混闢至決裂堅冰致習劇三皇何暎々五帝何
紛々卓哉洙泗翁道大孤無隣于是作六經以救
萬世人孟氏辨義利戰國駭所聞不肯為老聃和
光同其塵人不識四端豈知有君親孔孟作日月
然後夜向晨天高興地下中立師與君師以扶綱
常君以治廣輪廉耻甚缺鉞禮教威斧斤自古立
宇宙以道為精神青溪斗大邑土瘠民甚貧虎豺
方恣睢駟騏忽訊詢痛民若赤子禮士如上賓篋

歎在陋巷窮則獨善身家有讀書屋乃爲劫火焚
仁人忽行惻仲氏敢具陳公肯挈墜道天未亡斯
文移檄作主宰歌詩示思塵弦歌已久廢簡陋尚
可因祠堂儼遺像生徒招驚腐尸亦有洙泗山中
見華勛光霽挹茂叔梓盍師伯淳體用契忠恕恭
安想天中仰師千載上興起三代民剝窮果不食
貞下元又春太極在何處青歸燒痕新

送潘翠谷

無屋住僧廬無菜挑野草野草風味長僧廬人迹

少剝之誰扣局訪予事幽討錢塘有騷翁自號翠
谷老死馬遊南墻要伴松竹好避思到山人近尋
出詩藁詩無愁苦吟掃退郊與島胸矣鮑明遠筆
下王逸少我觀陰與陽禪代何時了不能爲魯連
尚可作高皓長歌黍離篇酌酒問吳吳

贈術士劉衡鑑

高目下耳赫如鑑福善禍淫平如衡顏癯胡天路
何壽季氏乃富憲乃貧伯道無兒湯有後造物豈
是鑑不明孔明道恨懿血食造物豈是衡不平當

知稟氣有清濁所以人品有善惡至若夭壽與賤
貴又是稟氣有厚薄清濁厚薄物自取洪纖高下
天何言君子惟以理自充英雄難與造物爭前輩
論理不論氣不信試問劉鑑衡

贈星命舒雲峰

五星聖聚東并天下王業開五星聚奎府天下多賢
才蚩尤掃影銜攬槍卷飛埃日月黃道見火羅計
字烏能為之兆灾雲峰挾術善說命窮通貴賤非
所問敢問何時聚五星今年五星聚何分聖人在

上天下平蔬食飲水甘曲肱

題盧文峰十二知丞文集

驪珠一顆千仞淵漁翁探得遺驪眠一朝吹墮千
萬顆恐是蛟驪臥半天駢花驪葉妙天下文賦直
追古班馬手扶河漢裂錦章寫在詩歌軋騷雅大
篇赤手捕長蛇不須控勒騎生駒短篇任意起忽
伏蒼江浩濶濤中槎文章妙手壓場屋到底亡羊
還得鹿盧陵方買載月舟清淡又展朝天軸將軍
打門書一封呼起醉夢為醒鬆只怕至寶不肯留

山中雷霆風雨取去還蛟龍

挽鄭直齋居士

有侄宰相才昔惟呂文穆有壻國士器昔惟晏同
叔公乃兼其榮秀氣塞一門為國作瑞璉賴公培
福根世態方惡直公乃自立的揮頭蠻觸爭冷坐
雪月窟今世能幾人如公心迹清馨艷有如此公
死猶如生

贈楊內舍景克剗股

子肉可療親或曰不敢毀不見母生兒生死一間

耳此身母之身非可認為己殺身可救母當還愛
一死天理通神明寸膚直糠粃苟能克此心是即
學曾子

贈五星陳東楚

粵從動靜極互根裂為二氣分五行未有二氣先
有理、與氣合人物生人惟稟得天地氣故為耳
目形口鼻人惟稟得氣之理故為仁義為禮智氣
為人形理為心同是水木火土金今人問氣不問
理茫、只向天外尋人而不仁木已死不須更論

敗在子入而薄義金已傷如何却說生在己無禮
無義水火滅不忠不信生氣絕人惟心上斬了根
是氣安從有萌蘖出門一笑逢星翁談天議論迥
不同若能論氣又論理太極只在桃包中

田父吟 以下雜著

青溪助小斗大邑萬山壁立土硤瘠百分地無一
分田九十九分如劍脊一畝之地高復低節之級
級如橫梯畝心一畦可一畝邊旁一畝分數畦大
家有田僅百畝三二十畝十八九父母父夫妻子

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噉米二升茗醯醢
醬菜與薪共來日費二三斗尚有輸官七八分小
民有田不滿十鎌方放兮有菜色曹晉鄉首冬夏
臨催科差役星火急年々上熟猶皺眉一年不熟
家々飢山中風土多食糜兩兒止肯育一兒只緣
人窮怕餓死可悲可吊又如此有司猶曰汝富民
乎執鞭敲目怒視今年淫雨天作難洶湧澎湃四
五番浮戶弊屋環江下迸山裂地如鯨奔半山都
成水澤國平地皆作龍蛇窟水頭晚退早復來屋

角朝出夕又沒歸然令丞簿尉衙下視四境無人
家水平歸家無屋住有屋住者無生涯農民拋家
認畝隴擔砂翻石肩皆腫百千一畝判晚秧一坵
分作兩坵種都來一畝無百千買秧已費半百錢
眼前插種已剜肉頭後豐歉猶在天晚田再種未
可保早田無秧為出草阜衣旦暮來搥門今年苗
稅催得早打快織機趁頭細作急糴米輸苗倉更
有一言牢記取斷不許人言灾荒

猩猩歌

獵者圍猩猩，疑其以衆抗，諉曰不取小，惟取大。與
壯衆，猩猩自相仇，推擠送其長，以次索，二三不復推。
已往四五，至于十，無一得釋放。衆猩猩怒，相目各悔。
受人誑及早，同一心，未必軀盡喪。吁嗟歎不靈，相
仇無足嗔。胡為豪傑羣，不能自相親。秦人吞六國，
諸侯各附秦，併力取其一，莫不及他人。智者欲合
徒自腐，舌唇安得先。震隣然後于其身，彼先噬其
一，其次禍亦均。早知秦相術，六國同一心。

雞雛吟

我聞先儒云雞雛可觀仁須臾不舍母是孝弟根
不待教而知不待習而成于斯為良知于斯為良
能人從此克拓四海皆曾閔異哉雞伏鶩出殼忘
其恩子向水中去母從岫呼鳴子往母亦往子踈
母愈親鷹隼飛在天母亦與子驚或遇狸與牲愛
雖忘其身不顧力小大直與爭死生天于微物上
感人惻隱真人觀雞護雛錢石為動情子呱方卧
冰安得卵覆人勿看雞伏鶩吾則行吾仁

南康遇雪

夜來怪甚風太顛掀簸震撼不可眠門前鏡騎怒
披屋枕上猛虎飛吼天却是廬山夕作雪揚花未
春先擘綿左蠡門前玉雨柱江心落石鶩一拳五
峰千仞削銀壁重湖萬頃開瑤田若使瑤田可以
種雖遭赤地民不癩若使銀壁可以鑄當造白幣
權飛錢要知冬煥生意洩明年造就工斯全帝呼
元冥急收斂閉塞陽氣胚豐年雞云不可耕與種
麻桑穀粟茲開先

上梁文

由市入山初非避世讀書築室祇為悅親不妨驢
背狂吟賈閣仙事更入蛟峰深處規模小小居處安

蛟峰主人天地外快活胸襟水雲邊自在人物科
目人間之第一世猶能之家庭君子之樂三我惟
有是雖尚論坡翁生平不能稱顏魯之詩雜求為
元祐全人亦足養怡愉之志迴尋深密小作住持
左顧則龍卧半天界風雨清涼之境前瞻則虎眠
雙峽臥雲烟紫翠之間門外皆山縱崦岩而氣象
不迫岵下可井雖淡薄而滋味自長挑野菜足以

羹種黍秫足以釀未遜李愿之谷庶幾康節之窩
修齊治平未說經綸天下事出處語默且說康濟
自家身龜策既從虹梁斯舉東岡千仞橫長空萬
壑千岵此為主旱天喚起作蛟龍西虎卧一山高
復依山外日斜處不斷光芒照夜有青藜南舉足
出門天地寬葵向太陽心一片舉頭正午日當天
北入到源流皆稼穡辦香旦旦祝年豐此是書生
真報國上河漢無雲呈萬象主人丘壑本來心月
夜一層樓更上下歸來同結漁樵社前村牧笛方

放牛我亦推敲馳匹馬伏愿上梁之後戶庭清晝
松栢長春晏起早眠學為混沌之太極身輕脚健
餘皆富貴之浮雲凡同我盟共伸善頌

題家狀簿

開試棘闈又是一番造化題名桂籍只消三日工
夫然須家狀申發之人必得舉子利市之鋪惟爾
多才而益辦諸公衮衮以先登前科鵬鷲之在秋
凡七作者去歲蛟龍之得雨有五人焉至獲巨鱗
亦入吾網凡羣公由此選也舍吾子將安之乎各

示芳樹列八試十經之選亟乘盛會續百里三元
之題

題賣試卷引

足踏黃槐好是一番大比手攀丹桂須要三軸雄
文敢奉楮先生用供新貢士少年紙貴休誇賈誼
才能今日價高正賴諸公斟酌願揮兔管早綴鴻
名

其二

轉眼三年又是一番造化收功一日只消三軸文

章縱誇黃絹好詞也用清江佳楮當効馳驅之力
益加製造之功庶可探春蚕食葉之聲得無助秋
鷄橫天之舉請書姓氏即占雁塔之題行奪科
名盡中龍頭之選

蛟峰方先生文集卷第六

方山房先生文集卷第七

先生諱逢振字君玉蛟峰先生弟也登宋方山
京榜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遷太府寺簿
宋亡歸隱于邑之風潭因號山房元至元丙戌
雪樓程公薦授淮西北道按察僉事辭疾不
赴惟日與諸生講道于石峽以終考焉先生文
章行義與夫出處大節皆與蛟峰先生相似平
生所著惜皆散逸無存今僅得其遺文一二謹

附蛟峰集後庶並傳于永久云

瑞粟圖序

青溪之近郊有粟一莖而兩穗者三四穗者民若士合詞以慶于長官學正宮大用率諸生以其圖來驗俾予序其歲月予曰異哉邑之嘉瑞也曰張君爲政麥穗兩岐載在簡冊吏治燁然有光觀史者誦之而已未嘗得于目擊今粟穗兩岐秀出于素當年盛美復見于茲得非善政感召而然與民曰續我大命時尹之休士曰大和尹實有之尹不

自有歸之太守太守曰於戲非守若尹之力聖君賢相之德予聞之喜于是乎書以備觀風使者之來錄云

瀟洒集序

瀟洒集者復心汪稱隱之吟卷也瀟洒者吾州名也州曷為曰瀟洒文正范公守是州日名之而稱隱取以名其集也稱隱歛人爲州學正年妙而工于吟來吾州曾幾何時錦囊已成巨帙訪予臥病中屬之敘其端予曰噫柳柳州以愚自名溪池丘

島無往而不愚是邦瀟洒樓亭泉石無往而不瀟
洒凡仕于斯歌于斯先後而不知瀟洒幾人矣今
又將瀟洒子之詩挾冊讀之大篇淡而不失之枯
小篇奇而不流于怪其為人楚楚洒洒可見其中
之飛雪層冰矣是則稱隱之詩又不專以吾州得
名也雖然先賢所謂瀟洒者山水云乎哉子陵一
絲之風凜々千古吾州之得名以此為正亞博士
一等臯比得分半席以講授餘間率冠者五六童
子六七徜徉乎逝川之水涵泳乎舞雩之風蟬蛻
而春融籟鳴而機動即其鳶飛魚躍認其活潑々
者悠然思超然覽心領而躬行之是則吾之所謂
瀟洒也子其勉之

揚州盛恕丞吟藁序

杜少陵昔與李太白高書記遊時衛八處士年最
妙呼為小友後二十年少陵有詩贈之曰少壯能
幾時鬢髮各已蒼又曰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前輩羈窮流落之餘不遺故舊如此予少從軍淮
海時盛君之年妙之又妙予且未得方之矧敢小

越二十有五年以吟藁索予于萬山深處屬之敘
追省奮遊恍若隔世斯可見少而壯壯而老曾日
月之幾何而天地不能以一瞬也噫予衰久矣蓋
自辛未放還抱痼疾卧空山年盡無幾平生往事
不復夢見壁上龍蛇化為塵土江流浩浩逝者如
斯然而天機動處元無古^今固自有不毀不滅不逝
而往者不知于何乎寄栖霞寄于剡瓊花寄于祠
道鄉四柏之風操誰與守今吾得是編然後知穹
舞穹之下猶有鏗爾而作起然獨見之吟咏而歸

則夫楚山之雲秦淮之水二十四橋之風月始有
所寄而不孤子其勉之蔽自三百篇而下本乎六
義以觀所感究乎四始以考其成而又探之騷以
致其幽博之西晉晚唐以廣其趣然後約之李杜
歐蘇以會其指歸囊括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者散
為太平風露庶幾永與坡後四學士齊名使觀是
編者曰此嚴陵方某二十五年前從軍時所不敢
小友之者也

普安寺記

佛廬于青溪者凡三十九有而孟粥盆飯則普安
為第一予築室讀書清風潭上順流以東三里折
而北又五里復折而南峰斷流分有峯隆然起而
偃僂以伏若虎踞熊臥橫絕二流之會以控淳遂
蒼藤古木蕭然翳蔽而普安剝萬丈崑千尺別是
人世出林涉步即翕：熱：僧遊其間非鏡肝汗
脅鮮有不動心者予丙子避地于杭越明年寇平
纜舟西上而過則廬已灰于盜但見寒烟斷礎荒
草頽坦而已四顧間其無人焉有室斗大梵然一

衲如孤雲野雀悽其憔悴嚴繪像而事之予為愴
然歸舊隱且十年有僧復禮訪予于清風潭上問
向所經從則雲棟雪春煥然一新矣問昔之梵然
憔悴造次顛沛于是者誰與曰禮也問今之輪奐
翬飛幻出于寒烟荒草者誰與曰禮也禮率其徒
搏節粥飯苦心殫力以濟登茲鐘樓藏宇創于庚
辰佛殿法堂建于癸未僧舍兩廡廟庫成于丙戌
禮之來求以記歲月云爾予嘉其流離困踣不忘
所自堅忍強耐以復厥初于是喟然嘆曰凡物廢

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也天高地下往古來今一興
一仆一起一滅消而長之而消尋于無窮此豈可
得而知哉蓋自有不以興仆起滅消長而為之消
長者則存乎其人

靜樂先生祠堂記

淳安縣常樂鄉上貴寺靜樂祠堂者唐處士靜樂
先生方公聚徒授業之所也先生生于唐末以節
義自高唐亡取非所事持峻行不屈五代之吳越
錢氏招之不往遜于深山讀書講道以終老焉昔

宋咸淳明堂詔書求歷代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
令州縣給錢建祠時知縣事承議郎應之偶發錢
一千緡下本寺助造佛廬其中為先生祠德衆請
也越數年國家更代宇宙且運而往獨前代名人
遺跡不許廢墜先生之祠如故嗚呼先生之道與
天地相為久長豈特子若孫世守之邦人士聞先
生之風凜之如生亦足以為勸

王道以德義生民賦

王立民命道為福基念本根之繫此即德義以生

之坦然至正之彛理皆日用推此可遵之寔人遂
春熙聖人由而胎一世之春天理乃壽羣黎之
地惟寬平正大事之無擾故涵育渾融元之成遂
王維知此宵旰之念在斯民道豈他哉德意義之
中有生意觀夫洪範其建騶虞以成無反無側以
修以明非屑以力假非區之于利征萬端皆正此
洪範之攸建纖芥不仁豈騶虞之大成此王者能
自得師孰是顧所行之本要先為益俾遂莫不壽
之情生者可養期無憾烏可以不厚欲惟和種豈

容于罔克有大孕育無窮保息尊以無不傷是即
罔砥懋而欲並無禹極觀彌滿天下民所蒙
福見胚胎春意義之與德者眇以飭修之始莫匪
常行納夫人心歸悅之中疇非允殖大抵一毫悖
理此豈粹主之道萬宇皆春莫非吾道之功故仁
壽多見帝治醇醲之際而糜爛每基于伯圖功利
之中王乃細審其執貫民所同極予遵而汝免短
凶之咎仁我行而爾無鄙天之風使王民之曠之
如是見道之生不窮情本于安事自商湯之制

典因以任教由成后之通是道也在商為極惟以
用康于夏曰中形而允治春風惟政之德時兩行
師之義用能蘇怨後之困燹食西北極瘠捐之命
蚤桑克冀奈千載以來亦幾斯道之泯幸一王者
作而受更生之賜如或憂沉其命當不任倘令念
爾推肌勿交征利嘗論衆形皆有弊理獨不朽壞
證苟不除朕終未蘇胡乃括田非義也忍矣膏腴
之奪科斂薄德也傷哉皮弊之敷曾不曰怨已滿
腹剝將及膚不去斯二者使承蘇也則生之一朕

殆將斬乎當令化致幽原壽一農夫之必介仁先
政邑餒宜老者之無噫滅義非可怒曷怒商頑敗
德不必誅曷誅苗蠹血芳同植育則兼育一物獨
枯忍與不忍王者若曰順吾德義者則施以春生
之惠梗吾德義者則示以秋殺之威道宜兩盡噫
陶物以古治固善脗脾醫國用盜臣反滋殘忍毋
管晏術行斬民命于筭筭毋孔桑利折股民脂于
平準否則過絕生意小人未去皆足為吾民之巨
蠹焉斯道矣其能盡

冠二子說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冠義一篇首及禮義而不先之以冠禮義備矣可未也必禮義立然後始及于冠其可以不重乎冠者大人之服古者二十而冠十九而下皆

得為童子一服大人之服則與童子辭矣安得不重之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男子生能飲食教之右手能言教之唯諾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之能別八歲教之能讓十歲學幼儀十三學誦成童學舞射御其為教不離乎容體顏色辭令之間以常情觀之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初無甚高難行今日能食能言至于由小學而大學歲月若是其久功夫若是其深豈徒苦其心志哉蓋大人之坯璞已

造于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至于禮義始備
以之正君臣而君臣可正以之親父子而父子
可親以之和長幼而長幼可和至此禮義立矣
然後加之大人之服故曰冠而后服備其與童
子異也然所以異于童子者軀殼云乎哉蓋必
有事既冠以往三十而有室則將有父道焉四
十而蒞官則將有君道焉生乎吾後者先吾則
將有兄長之道焉回視二十以前所學何學則
當惕然警悱然發痛自督厲曰正容體容體果

正與齊顏色顏色果齊與順辭令辭令果順與
必能盡乎為人子而後可以為人父能盡乎為
人臣而後可以為人君能盡乎為人幼而後可
以為人長所謂大人之事者蓋如此曾子自少
而壯而老一生涵養工夫見于動容貌正顏
色出辭氣三事而直至全而歸之方知免夫善
乎士冠禮三加之祝曰棄爾幼志又曰介爾壽
考曰敬爾威儀又曰慎爾黃耆人生之歲月易
老天下之義理無窮習之有餘頭白行之

不足古人于加冠之始不得不致丁寧告戒之意盖终身大人之學方自此發軔故又終之日冠者禮之始也後世冠禮廢童子與先生並行遜讓之節既不防閑于幼稚之時修治之方又不謹嚴于行冠之始此人材所以難成而教道所以戛于乎難入愚重有感焉故于二子之冠

釋其大義而申言之 正容體 持已處要端儼以守之使內賊 無自齊顏色 接物時要矜莊以莊入順辭令出辭 而起 要審以發守如惡言不出忿言不反出必顧行重必然諾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即此便

是不順

弩有機字汝而後發知動知微者其為機乎和孫名汝曰機可度 戶有樞運則不蠹知闔者

其為樞乎良孫名汝曰樞字汝可達

遣禮往項氏書

某端拜申稟某惟至敬無文大圭不琢不羹不和件列長儀非古者是用盡芟繁蕪而一致情悃惟高明先之以察某切謂婚姻入道之始禮之本也易之咸詩之時禮之醮 命所以重木謹始也嫁

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以著代也古人致嚴之婚禮蓋如此顧今天
地變人道缺綱常之寄在吾黨所以立斯道者亦
有仁義而已矣恭惟親家令聞在躬而敦善積之
本義方篤教而開德潤之基寒緒之于華宗以世
俗論齊大豈偶而純誠厚德所尚則同此門墻之
所以下取而蛟峰所以托之子女也某亦既送姪
女出就車雖以其未克羞蘋藻為憂然既獲執棗
栗以見云乎不喜薄禮將敬采菲斯榮心之精微

言不能盡伏乞台始

峽中和卜彥才韻

尹躬樂不在耕莘樂在明二以及民貪者回頭多
應錯 聞變色始知真聖賢氣象心為大天地根
萌人是仁認 濂溪總草意自家胸次一般春

峽塾講中庸第二章詩

滔二逝者若斯夫不有耆儒孰共扶昭揭五條皆
違道由來一本不殊途聖賢奧義無窮盡老筆名
言妙寫模我做研硃同點易先生肯位此中無

次盧月山賀建造韻

瞰雪營巢近歲除樵友溪友落成初卜鄰喜有玉
川子作室拚為陶隱居架上多儲韓杜卷案頭不
著老莊書乾坤自有關心事非是幽人偏愛廬

生先
歸隱卜築清風潭上與查魯盧氏之居直
一葦之隔耳故云卜隣喜有玉川子也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得宣命詣朝

可菴有詩不敢當次韻以謝二首

雪棹殷勤泛剡溪吟香為拂案頭埃老軀久已乞
骸去瘦骨應難入画來但願東皇憐病瘦早從西

華覓雲臺當年自是渠無分明主何曾棄不才

其二

抱琴來會錦沙溪音響能清一世埃不學晉人反
招隱頗知陶令欲歸來羨君雪裏騎驢興衰我年
前戲馬臺留取老翁看雲月乾坤撐拓賴奇才

風潭精舍月夜偶成

先生山房
之號本此

茅屋三間一鳴雲此窩真足養吾神不知逐鹿斷
蛇手但見見落花啼鳥春石几梅屏添水活地鑪茶
鼎煮泉新古今天地何窮盡愧我其間作散人

挽諫坡居士

諫議村中一布衾幽潛兩事最堪稱
瘞骸鬼結來生草削髮僧
然後夜燈螭篆淒涼嗟老鉞
薤章鳴咽動親朋
羨君有子能如此
多少英雄叫不應

贈相士葉秋月

麻衣道眼明如月
學士神仙帶不來
天上貴人若相問
只消三字畫鑪灰

江湖穩處於潛寺僧

此舟無物本來盧
萬斛清香只有詩
昨夜潮頭高

幾丈老僧着不曾知

贈山屋相士

我有一部相法在無言處
願欲圓趾欲方耳欲聰
目欲明鼻孔欲別香臭其形肖者為上相
自重瞳以迄于今
睿者秀者高年者孤幼者顛連無告者
不知相中幾千萬矣
惟不肖者不入相
我昨日病期汝明發來當相傳授如期汝果至是或可教
與之詩曰
圓顛方趾具仁端
性體由來只一般
若見裏頭肚子黑
相書已作死人看
汝持是法以往

一希八九矣

悼亡秘書

翠華東南來奎聚屬吳域分王百餘年靈光赫天
德龍文發南源圖書粲東壁誰折天罅開猝忽正
氣泄剖藏發金櫃抉蘊破石室籤怕逐汗牛至珍
去遐絕我欲然 四庫亦赤立細人慕所愛但
嗟珠玉翼若子為道謀惟憂孔孟北風氣日已趨
南強變金草周禮吾能言欲徵恐無籍落之星向
晨後生當努力

毛伯玉以六月廿七日來訪是年天不雨梅
元熱異常書數韻述懷且以贈之

伯玉不我過之我必六月老天雨不梅五行一乃
絕元離單用事赤烏赤如血人寰何辜辜幾欲炮
烙殺左手解衣襟右手不三飛脫帽無奈何而况
可腰折西望會鬼焦東望金魚涸前山牛眠滂亦
復如火發相攜將女之尺合生論說伯玉老先輩
家傳洞林訣談辯管郭雄五鬼皆避易借君錢柱
杖蹴踏六月雪為我買雪山斷冰作天灾

庚寅人日雨夕大雷電激而成電陽專而陰
不勝寒反為燠復雷電大雨彌旬燠極而霰
繼以大雪三日深山盈丈自入日至晦凡三
十三日兩電霰雪農民告苦為二十韻以記
之

龍馬交戰相長雄一勝一負互始終二氣脅擊威
力窮凝冰迸出焦火中跳丸飛砲怒打空一夜白
盡千頭峰頃田十萬銀裹封東皇未肯開治鎔山
眩水晃人滅蹤痴猿凍雀驚折松隣失旦僧懶鐘

昏曉不辨天地龍聳益虎坐險終陷凶
獐獅見日空
眼紅書生徑卧身龍鍾諷諫不到齊王宮
灞陵無
驢句不工萬象醜怪難形容我聞古語盈尺豐今
深一丈愁殺農欲將此意問天公天公高
高幾
重

翰林將指下學峽賓聲叟為諸友先兩雪載
途民亦勞止一詩懷之

空山雪片大如盤有客遠在孤館眠翰林喝馬不
到地白帝叱取親行鞭疾驅滕大管飛廉六花急

舞狂且顛三皇香案口讀宣深衣大帶依然仙東
里先生履欲穿濕透布襪杼囊纏高談雄辯鑪亭
邊不有義意誰肯前陽羨山中春信傳兩驂已發
垂虹鞭諸君急棹山陰船子猷逸興今翻然

茶具一贊鮮于伯機

惠山天下第一泉陽羨有草不敢先二絕獨與端
石便不受翠鏡黃金煎古來風韻擅玉川日高丈
五猶打眠山中舊事今不然石鈿不在坡鑪博伯
機卓犖美少年好官不做自取廉牀頭月俸無一

錢手續陸羽經三篇我有片石出古端斤師斲成
無脚鎗為君置之書几邊自汲活水煮新烟不待
七椀肌骨仙飛去玉皇香案前天公高望眼穿
百姓墮落深淵無人敢說江南天

亦湖田菴僧

湖田菴乃耐
軒先生墓所

千里渴驥奔橫川萬松滴翠蜿蜒盤我來廬墓分
一龕紙牕搖動卓錫泉鑄鐘鞞鼓買祭田雲冠靈
衲聊結緣崑崙石壁蛟龍淵呵禁守護靈物專
六根五蘊洗不蠲山鬼不肯降太顛內熱正生飢

火煎睡蛇滅盡方安眠君不見為山禪剛把鏡牛
鼻孔穿犯人禾稼扁捷鞭常見面之在我前又不
見高公鬼天遣妖魔下玉鞞試我楞壁堅不知死
灰無復然我遊諸方三十年出入無界叅人天不
羨翬飛紺碧捐金錢不羨高堂會食羅大千只羨
當年開山祖師賢

送侄隆吉作遂安教諭

舊時州置文學掾南宮集英大學選英雄壯志必
此爭飯囊郡庠奴隸賤今時學籍難登天青山相

對老天厭蟻旋駟磨猶自痴不釋不玄良覺寤南
州諭缺數百員得即忻之不得愠他年正錄由此
遷視博士員居四繫博士以上梯級危仕至泮宮
鑽天令小阮膽大志復狂拔起泥中尤自奮不顧
在列嘲好為濫取臯比得家便天上知心愛屋烏
尚覺知心相勉勸弘文弟子需補員徑合翰林集
賢院我欲勸子入翰林却恐遠嫁難為情

壽蛟峰先生七旬

九月二
十九日

峽山秋晚峭寒蒼萸菊拒霜時候眼底氛埃千萬

態看畫雲輪白首宇宙散盤天公兒戲人事猶易
狗此公羽七十精神只麼如舊須信待足何時不
如人意時事十常居九到得聖賢無奈處天亦不
能管勾司馬自傷伯寮自歎于我乎何有喚莊生
起借椿千歲為壽

賀蛟峰先生得孫

翁年六十九大郎總得孫五行盡孤亢停當孰與
坤于焉觀於穆孝弟天已根賢愚一任汝鞠育推
予思我觀人祖心恨不見曾元曾元日以遠多至

味厥源惟有眉山家穎弟坡為昆慶圖挂高堂幼
幼而尊三代昌賢才出根碩枝葉繁願是我家兒庶
幾大吾門

山房先生外集

賀山房先生得孫

方一夔

晚節歸來綠野堂
傳家衣鉢付諸郎
喜存千載古壘洗
初聽九苞雛鳳凰
春早桐枝新濯秀
日長棗葉騰流芳
公家好事聯翩在
首寄篇詩寫弄璋

賀山房先生得宣命

盧可菴

自從驄馬到青溪
淨洗江山絕點埃
霜月高擎隨地轉
春風吹喜自天來
皇華禮遣榮花照
宣命恩濃出栢臺
海內蒼生望霖雨
廟堂正要棟梁材

贈山房先生得宣命

何昭德

飛鳳翩下九閣
先生出處重斯文
不將鍾鼎易朱紱
要老桐山守白雲
處士一生純是晉
逸民千古尚為殷
皇家恩意如天大
定把三峰乞與君

賀山房先生入新居

方一夔

紫陽從西來孤峰望
吳越自昔有佳人
高蹈造理窟雉山走
其下清淑鬱未發
吾宗紫陽氏透挺鸞
鳳骨家學印大程
南北斗柄揭邇來卜
新居住佳氣眇葱鬱
天香生桂蘭野性老
薇蕨嬉戲獨樂園
偕

然立清絕我來坐庭隅幽草澹風月圖書有真趣
為指掌中訣

奉謝山房先生

趙春洲

驛騎臨門意澹然肯將鍾鼎煥林泉碧雲遙望半
千里白髮驚嗟十五年雁挾西風歸楚塞潮隨暮
雨泪吳天拙吟不是公題品安得山人姓字傳

石峽山房先生碑像贊

金春玉應絕學是續派宗紫陽規循白鹿以身衛
道障川回瀾大節無虧進退可觀

輓山房先生二首

何夢桂

東壁無光夜隕星為公痛哭淚沾襟才高不竟生
平忘身死空留萬古心聽曲誰能歌白雪知音徒
擬鑄黃金傷嗟遲暮遭吾道恨不相從九地深

其二

病入膏肓藥破難綿，相憶勸加食擊奸曾藉青
萍劍報德慙無白玉盤樹檟未成年歲暮枯桑猶
在海風寒平生書至將盈篋泪洒長箋不忍看

祭山房先生文

何夢桂

士生天地間要不偶然蓋有數存其盛衰閱乎時
運消長係乎斯文是皆非人之所能為而委命于
天者為之吾固嘗歷數一代之人物上下數年間
凋謝殆盡而奄：如木之遭霜落：如星之向晨
豈果時之不齊而斯文將至于夷泯鄉之碩德偉望
今幾何人如吾山房先生者才有用而其住不滿
學未盡試而志不克伸蹇遭回乎吾道而重以多
故之憂殷雞呼起：而偶值夫龍蛇之厄辰天之
降喪吾是以傷夫折足之麟追惟疇昔每握手論

議至于書問之相聞惟長吁太息為之蒿目而省
類早患難相救骨肉弟昆惟氣同而志合故情至而
義敦睽茲交道匪直旦暮不知者謂近托乎婚姻
今遽如許吾誰與親天不憖遺一老後死者何足
與于斯道而復嗟夫歲月之流駛世故之驚奔靜
言瘖擗不可重陳疾不反省訃不及奔痼于衰病
負咎奚云緘詞絮酒老淚盈襟寄此情血天地鬼
神

牒語勅

賜改名勅黃

尚書省牒九月八日宰執面奉 御筆勅賜進士
及第方夢魁可改賜名逢辰仍換給勅牒鄉貢進
士方逢辰牒奉勅宜賜進士及第牒至准勅故牒
淳祐十年九月八日牒

賜聞喜宴詩

牒
誥
勅

賜改名勅黃

尚書省牒九月八日宰執面奉

御筆勅賜進士

及第方夢魁可改賜名逢辰仍換給勅牒鄉貢進士方逢辰牒奉勅宜賜進士及第牒至准勅故牒

淳祐十年九月八日牒

賜聞喜宴詩

肆予臨御九賓興藹、盈廷俊乂升喜賴謹言條
八事欲乘景運進三登摠忠社稷惟名節濟用邦
家必器能豐芑涵濡盛今日勉思德意共欽承

初補承事郎授平江僉判誥

勅賜進士及第方逢辰朕勅天之命夙夜祇懼茲
親策多士于庭爾以正對發明時幾之義深契朕
心擢冠羣英僉言惟允授爾京秩贊畫輔藩徃欽
初命益務培養器業將于此乎觀可補承事郎特
差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替范炳闕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除正字誥

勅承事郎方逢辰朕庚戌親策有以時幾對居第
一敷陳鯁亮羣經生學士所不能到非爾乎爾學
本乎理義氣充乎議論廷唱間僉謂朕得晁董矣流
試之賓畫而幕府振蓬萊道山往正芸簡此我朝
待倫魁彛典也志于事業則官爵不足道宜益培
清望以需之可依前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正字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寶祐元年八月一日牒

除校書郎誥

勅承事郎守秘書省正字方逢辰中興倫魁以九成十朋為稱首蓋其立朝有敢言之氣節詞章其次也爾冠廷唱學有源委士論歸焉晉班府慷慨能言稟然有九成十朋之氣朕甚嘉之就升讐校不特儲養清望他日館閣言事于爾有屬可依前承事郎特授守秘書省校書郎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寶祐二年四月三日牒

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勅黃

尚書省牒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方逢辰牒奉勅宜兼國史實錄院校勘速為撰述輿服志牒至准勅故牒寶祐二年五月日牒

轉宣教郎誥

勅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逢辰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聖繼聖明繼明共仰四宗謨烈之美疑傳疑信傳信尚稽諸儒論譔之功固知放失之多蓋亦顯承之缺是在武丁之孫子任亦匪輕迺資叔向之春秋言皆有考成

功惟允褒律宜優爾學有淵源詞尚體要老氏藏
室聯輝奎壁之間魯史策書補藝炎興而下十志
鋪張而不詭諸儒褒貶以惟公比及三年可傳百
世有晉王虞宋徐沈之善無荀袁家政駿之譏
卓識所資凜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之
藏論賞詔功陟明有典爰需丹宸之渥申躋文石
之階揚鴻烈而章緝熙既藉發揮之力率純德以
勵忠孝尚堅報稱之心可特授宣教郎依前祕書
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寶祐二年月日

除祕書郎誥

勅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
逢辰漢之藏書天祿東觀命馬融劉向為郎至唐
則掌四部圖籍有三人焉非第一流曷稱茲選爾
以經術之淵源負倫魁之聲望曳裾冊府校讐甚
優秉筆史筵討論靡倦爰命進典中祕以倡斯文
異時玉堂承明皆權輿乎此可依前奉議郎特受
祕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三年二月十六日

兼莊文府教授勅黃

尚書省牒奉議郎祕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方
逢辰牒奉勅宜兼莊文府教授牒至准勅寶祐三
年十一月日牒

除著作郎誥

勅朝奉郎方逢辰等承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
細千古書公萬世筆非學通源奧文貫紘維不足
與茲選爾逢辰所廷魁傑爾持壑尔坦壁水翹英或寤寐

于澗阿或翱翔於幕府或淹恤於藥棘皆一時清
望也茲命逢辰為郎于著庭而以持壑坦佐之以
共掌東觀陽秋之重朕之遴選甚不輕也昔劉子
元謂史有三長爾三人者何愧乎朕于是知汗青
之有日也勉哉可依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景
定元年正月十八日下

差知瑞州勅

尚書省牒朝奉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方逢辰牒
奉勅宜差權知瑞州軍兼管內觀農營田事填趙

若采不赴闕仍借紫候迴日却依舊服色牒至准
勅景定三年八月日牒

除尚書右郎誥

勅朝請郎方逢辰本朝除郎之路雖廣其要有三
曰館閣曰寺監丞曰監司郡守近自乾淳以來即
非監司郡守不可得雖然豈所以待倫魁者乎爾
以清文奧學崇論竝議對策大廷朕嘗親擢以冠
多士入儀班著夙稔直聲行已無磷淄立朝有本
末朕未嘗不懷其賢也去把郡麾又淹家食起之

槃澗俾佐銓衡于是得一佳吏部矣潔齊以俟朱
紱方來可依前朝請郎特授尚書吏部員外郎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景定五年九月十日

除司封郎誥

勅朝奉大夫方逢辰記有云好賢如緇衣以其改
爲改造不替夫善之之初心也爾逢辰先朝倫魁
植學有淵源立朝有本末氣節端亮議論激昂疊
畀州麾屢造省戶雖有滯南之嘆彌殫拱北之忱
爰以勲曹致汝班列是詩人之意肆酬嘉庸尚有

顯序可依前朝奉大夫特授行尚書司封員外郎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元年六月十五日

轉朝散大夫誥

勅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方逢辰等生民立君
既尊居于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于湛恩茲予一
人踐祚之初亦爾羣臣委贄之始粵從京秩速進
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爾
勞方逢辰可特授朝散大夫行尚書司封司郎官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元年六月日下詔

兼國史院編修官勅

尚書省牒朝散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方逢辰牒奉

勅宜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牒至准勅

故牒咸淳元年八月日牒

除祕書監誥

勅朝請大夫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直舍人院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方逢辰朕祇若先
朝哀是鉅典宏開史局既董領以重臣分判書林
宜精求于髦雋爾種績甚懋植立不凡正學以言

見謂洋々之對嘉猷則告居多諤々之風項郎前
行用計羣吏遂叅聯千六押仍振案于三長甚宜
厥官式叙爾位肆上帝羣王之府俾貳其間庶我
宋一經之傳襲六可待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守
祕書少兼監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二年六月五
日

除祕撰江東提刑誥

中祕藏四部書斑高論譔外臺奉三尺法職重澄

清式表儒猷以華使指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玉
局觀方逢辰卓爾不羣之意氣哀然為首之科名
鳳尾卓綸見稱古授之敏螭頭載筆方篋直前之
猷胡進之難其歸也浩朕惟人才培植之匪易事
功述作之方新豈緊譽髦而可家食爰出少府之
節俾祥一道之刑把繡斧而臨芝山大江東宜不
寬矣冠紳珮而上蓬島弱水隔豈其遠而副予掄
材之心行爾澤物之志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祕
閣修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

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候迴日却
依舊服色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三年三月十
七日

轉朝議大夫誥

勅朝請大夫祕閣修撰權江南東路提舉刑獄公
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方
逢辰 仁宗朝有若韓琦實進士第二人也平日
循々若不能為逮帥真定捍驕挺亂琦獨凝然不
動舉十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爾以先

朝掄魁之彥司臬江東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能
拔取二士布之州縣密伺奸謀以俟機會卒致草
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々矣論功行賞爰進一
階徑躋六品之榮以為元士之望可特授朝議大
夫依前祕閣修撰差遣如故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咸淳四年六月十三日牒

陞集英殿修撰誥

勅朝議大夫祕閣修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
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方

逢辰淳熙間部使者有能究心獄事多所手允及
我孝祖嘉之進秩一等又陞閣職爾以魁彥多
才司臬江左亦既踰年克殄兇頑不動聲色頃嘗
償以元士之階茲復華以論譔之職有功而既見
知矣其祇朕命益遠乃猷可依前朝議大夫特陞
集英殿修撰依舊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
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仍借紫
候迴日却依舊服色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四
年七月十四日

除江西運使誥

勅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
方逢辰儒者守約施博無所不通刑獄錢穀事殊
理一蓋知所以愛惜民命必知所以培養民力也
爾先朝倫魁之望初政倚柱之賢頃一道祥刑
風采殊振茲畀以輸將之寄自東徂西蓋取諸近
載馳于隄之駟以活涸輟之鮒則予汝嘉可依
前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特授江南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仍借紫侯迴日却依舊服
色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四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

賀蛟峰先生及第書

方雲峰

某揆時白蘋風勁黃菊露鮮恭惟某官徜徉帝里
領袖神仙穹厚協扶召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夏新

躬造屏廡展賀忱過塵尊府肅入得以服膺老
成之論喚醒久矣君子之思春風滿面秋水炤人
黃鐘律呂之韻入耳着心塵埃為之退却三舍銘
鏤肺肝又在豆觴殷勤外也臨行而魁騎回轅雖
得略伸慶悰第若來雀去雁適相遇于江湖之渚
踵復東西有言莫罄不滿至今自是判別瑰儀偃

捐瑞莫五換杓明岳峻徒塵清夢某久仰執事負
湛盧之器蘊相如之學文光百丈筆力千鈞摘髭
一第回其餘事然而以壯懷而掇魏科躋膺仕榮
雙親耀一族實所罕見况執事進黃君之地位破
嚴瀨之天荒吾邦增重士類生輝雖牧圉廝養亦
且踴躍不禁則凡勵志螢窓攻心雪案者當何如
其鼓舞耶若茲盛事殆未可以尋常慶語形容也
繼今以往駑駘下乘樸樵小村亦將淬鋒勵刃刮
垢磨光願踵芳躅矣寧肯甘心暴棄耶如某者蘭

宮退鷗今年未能竊魁宿之輝以同姓作同年良
亦飲恨然大事業固不敢起倖覲心或者以華家
喧轆在前恐可分光借潤追逐遐軌高明謂何載
惟執事雖今日名魁四海恩寵九重大可喜而可
賀而愚心所期直欲為國家梁棟作蒼生霖雨勳
猷與伊傳齊驅豈以大壯頭便為兄足哉更冀酌
乾之運輔泰之主式玉其躬以需新渥之寵拱俟
錦衣榮還敬敢趨走崇墉尾賀賓後先此擘箋寄
鯉以寓賀私之萬一伏丐合烱

謁蛟峰先生書

方萬二

某聞士大夫達而在上其德惠之所施功與造化同夫造化天地也噓之則煖然而為春萬物以之生吸之則凄然而為秋萬物以之成此理出于自然士大夫使然之功奚其同蓋以眷負四海之望唾咳風雲陶泓雨露貧賤者可使之無貧賤失所者可使之不失所旨意之所寓恩波之所洽是雖使然之功殆與自然之化同一機緘與恭惟某官秉岳瀆以位星文受間氣以應昌期以歐陽子之

文章收王文正之科第明料如包孝肅而寬大過之鎮靜如韓忠獻而學問有餘受知兩朝道山蓬閣藥階薇省未幾而分符未幾而荷橐其叅大鈞秉大權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行將見之是當令飢者之求食寒者之求衣不遂者之求得皆有望于名公之造化矧如某者寧獨無心于此某碌々無似年不後人才不先人誤蒙以鑑軒溪堂之澤俾納交于筆硯窮通異命矣而軫念之不忘雲泥殊勢矣而予潔之猶故非三世夙緣不

爾也慨先人早世母氏繼亡三妹一弟筭者嫁魁
者娶叢責于一身安居萬山欲耕無田所資者泛
舟之役欲蚕無桑所織者買絲之將雲牕雪案之
習又不能與商賈相爾汝所以孔方常下絕交書
也吳門別業搬載阻于江禁之嚴顆粒無從水旱
相仍強幹乘之反食主肉之弱得不償失未免俾
之易姓以無源之水而事灌溉以不根之木而取
花實羣疑滿腹衆難戡胸所以不二十年家徒四
壁先人之墓木雖拱而慈氏之櫬未入于九泉風

雨霜露曷勝其悲弟妹之債僅圓而妻兒之號寒
啼飢人不堪其憂可謂宇宙間枯槎敗枿陽春誕
布生意不相干預吁造化吾固無望于天地同造
化之造化豈無望于名碩耶周公瑾指廩魯肅得
以濟其飢范忠宣捐麥其友得以葬其親某也固
不能無所求求則于是執事以大魁登顯仕江浙
東西虎節龍符或文墨之舊殘膏賸馥腎于十部
從事者俾其袖之以曳長裾焉晴花晝妍麗錦春
濯彼必囊連城之寶為榮矣如是雖不指廩指之

者無非公瑾之廩雖不捐麥捐之者無非忠宣之
麥生者感之死者亦感之矣抑又聞之士之已達
不忘交好之窮謂之仁士之未達能求友好之貴
謂之義仁者予其所當予而能周其急仁莫大焉
義者求其所可求而不例其進義莫大焉某之所
謂其亦庶幾于仁義者乎干冒崇嚴不寒而慄

賀蛟峰先生復祕書署摘句

渙膺宸綽晉陟道山天下第一人宜獨秉蘭臺之
筆狀元為宰相即並調梅鼎之司

賀蛟峰先生提刑江東書

文天祥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于閣下書上未幾
而公歸石峽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瞻望雲山臨
風切：某茲者恭審升撰祕立宣威直指西臺與
政蓋嘗識穎濱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
六絲初駕一佛懽傳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
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竒出處重本朝
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玉皇香案等而上之胡不
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驅

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
中詔在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于君子進退
安得不致其倦之芝山父老迎擁星輅以時考之
可矣輒馳一介自附于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
天遠臨紙欲飛

上蛟峰先生書

僧無文

比稟違後為慈親請田事見實堂又留兩日乃絕
江省洪氏女兄桃花峰下徘徊玉溪柳塘間三月
初方還鄱鋒車促觀屢見近詔正人登庸固可為

天下國家賀然驟失賢父母又極為西民惜也度
闕紫氣已行復輟豈山川鬼神隱留潛尼以遂斯
民所大欲耶某伏奉公移以上藍缺住持事俾舉
所知敢不循名考寔以求無負侍郎張主之意然
有所謂明老者昨領鷺湖于大壞極弊時百廢具
興內和外悅惟恐其不留而翩然引去寺僧申邑
邑申臺此侍郎曾出公帖留之矣明老去意不可
奪托某申懇乃已今為住山者多彌縫鑽刺根深
蒂固惟恐不盡其術若僧若俗又惟恐去之不速

于此可以觀明老人品矣侍郎求僧于數百里之外某以妄人應舉不獨有愧侍郎亦愧此心眼底求一可人如某意者不可得而况侍郎兩眼空一世乎此所以舍明老外不復他舉也

淳民因橫斂上蛟峰先生書

此書長老傳言先祖既書手封送州縣官曰亟改亟改不改且聞奏矣州縣官大懼弊政盡去民如解倒懸也書具載家乘中用附卷末以彰先祖之德且使有民社者見之亦得以自警省而平其政庶幾先祖之仁心不獨行于當時云

淳安縣士民董有^真等謹百拜裁書獻于國史中書

右史吏部侍講侍郎先生師席前某等嘗聞先正范文正公居母夫人憂日上宰相書及民間利害凡萬餘言仰見先正以天下為心以生民為念初不以大憂戚而暫忘也某等今有利害迫于己庸敢合詞以請惟先生其聽之某等生為嚴民同飲嚴水嚴之為邑有六田之少者惟淳為最千畝之

戶不滿十百畝之戶不滿千豐年樂歲民猶不足
加以連年水旱夏秋之間粒米珠慳掘草茹根苟
活殘喘雖中上之戶亦趨而下矣遭霜之葉不可
以風垂憊之證豈堪再汗斯民一線生意撫摩而
愛護之猶恐旦暮之不保何況椎其肌而剥其髓
乎洪惟我朝培植至仁以生民為國脈聖天子
紹休聖緒以忠厚為家法令戶部遍牒諸路
苗米不許過數增收高折價錢許人越訴多出榜
文此八月十八日之聖旨也頗聞州縣于百姓

不甚加意夏稅秋苗取之無藝此八月十九日之
玉音也所有被害民戶仰外經監司內經臺部越
訴根究得實官吏一體坐罪此九月初五日之

聖旨也元老恭謹聖訓則有預期而摧數倍折
價之憂以為聖天子加念元：祈天永命無易
于此臺臣上體玉音則有愛惜民力重催疊擾之
奏且欲令郡貳長嚴戢吏奸上而聖君賢相問答
之懇切下而廷紳百執事章奏之敷陳其為民生
慮者無所不用其至承流宣化正有望于近民之

官也天錫我邦得賢守令為民父母斯民舉手加額
以為郡龔黃而邑卓魯蒙欣然而有更生之望有
如王賦供輸前此州縣之號令一頒雖窮岨深谷
之民亦奔走奉命之不暇孰敢有越厥志今也吾
民之視守令如父母而守令不以赤子待吾民非
惟不以赤子待之且以非類待之矣申請府由挾
勢作威乃欲置之于湯火中銀牌之大如門悍吏
之唬如虎一邑震駭神散魂飛千百年古淳之民
未嘗罹此虐焰也家之老稚相視而泣大則有家
破之憂小則有瘦死之患號啼之聲上徹青冥國
家之所恃以為命脉者乃欲一旦而斫削之仁人
君子不忍聞之不忍見之也作備之吏方且揚
然以為我能為官辦財賦我能為官作威福刻薄
之政肆行撫字之仁何在縣吏則曰我即知縣也
府吏則曰我即知府也十四鄉之貴寓巨室我能
籍之而制之十四鄉之下戶細民我能生之而殺
之狡焉小吏弊例掇出已納之稅一疋則有六貫
之陪已輸之苗一石則有五關之貼以至上供折

帛又有三貫重納之折絲綿每兩則交稱二十錢
重豈文思院有是秤也而又有所謂頭脚者焉苗
米每石則折納六十貫豈豐稔歲猶有是價也而
又有所謂縻費者焉以至禾稅畸零每尺例有一
貫之取則又有脚錢鈔錢者焉 聖天子有苗稅
取民無藝之憂今州縣則取之過苛矣 聖天子有
秋苗高折價錢之慮今州縣則益之倍蓰矣平章
有恭敬聖訓之心州縣則若不知之臺諫有遵體
玉音之奏州縣則若罔聞之一有上司催科之榜

則宣之揚之以揭通衢之墻壁惟恐其不張皇一
有 聖恩寬民之旨則秘之密之以塗時人之耳
目惟恐其有見聞甚至前改預借之關必不用今
來趨借之令必欲行問之于吏則曰前政之行不
可用也問之于官則曰前政之借不可理也知縣
方欲有循理之言而專局之官吏乃從而箝其口
知縣方欲動宛轉之筆而專局之官吏又從而掣
其肘曾不思前日之借既以為非則今日之借亦
未為是前日之關狀不可用之于今日則今日之

鈔書亦不可用之于後日也誠如是則民間預納
之民遽欲使之平白泯没于官理耶法耶故鄉民
為之語曰去年預借官不還今年典賣重納官今
年趨借急如火明年飢寒如何過况夫屢年以來
縣無正籍止憑府吏隨時標簿暫爾批鑿影射鄉
民今日之足鈔未必不為他日之具文也始也專
局官吏之來西風颭々黃葉悲秋今也專局官吏
之去四知不畏暮夜行舟抑明月與抑膏血與將
盡歸于公朝之府庫與抑歸于私家之囊橐與人

見其空篋而來滿載而往婦子伺門童僕懽迎私
相告語喜色津津是雖一家之幸為可喜不知一
邑之哭不忍聞也嗚呼蝮蛇之毒暫歇虎狼之惡
又來一邑元氣銷鑠殆盡蓋龜皮鷲股豈堪頻刮
而頻刮耶但聞道路之間攢眉而語曰前官去時
削盡膏脂後官來時刻盡地皮一邑之民罹此荼
毒抱此冤抑欲以卑詞正理鳴于縣官而縣官不
之受欲以此情此意白于郡使而州縣相為表裏
叢爾小民豈能回郡侯之聽也于是相為語曰吾

邦有先達之尊以堯舜君民為己任行將霖雨天
下豈不能洒一滴以活吾邑之涸鮒乎某等今有
哀痛一書陳于百里欲乞鈞慈轉而致之琴堂以
回一邑之生意先生今之文正也必能以文正之
心為心垂情父母之邦上為國家壽元氣下為斯
民續命脉達之州縣可也申于臺部可也聞于朝
廷可也庶使九重之仁無壅斯民之疾有瘳吏奸
可絕橫政可寬預借可免而前官之閔狀可開矣
一邑幸甚惟先生其嘉聽之

訪蛟峰山房二先生摘聯

方虛谷

朝窺石峽：中石暮宿風潭：上風

石峽蛟峰所居

風潭山房所居

石峽書院賦

方虛谷

歷故鄣之遺區兮沂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
兮萬峰間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睨空青以而
倚漿維還淳之古邑兮割歛封之東壤昔固嘗郡
于斯兮猶民稠而上廣予家于紫陽之下兮濫此

邦之來長雖視之若桑梓兮愧曾微于善狀七閱
歲曷不歸兮駭童顛而稿項賴多士之媿俗兮遵
砥途之坦蕩猶阡陌以勸耕兮嘉農畔之洵讓偉
深衣與大帶兮勞予行之鞅掌曰肄業于精廬兮
新石峽之壇壝領袖者予同宗兮又同登于龍榜
鬱經綸其未竟兮聊私淑乎吾黨瞻吾宗之嬋媯
兮扣古初而遐想古雷氏之媿軒后兮寔得姓之
攸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將參召南之
雅什兮詠其猷之克壯伯牙之師子春兮弦山水

之幽響燁兩都之九卿兮字君實而名賞紛蝟起
以鋤新兮有平陵之相望成敗之不可以論人兮
亦一時之倜儻猗真應之仙翁兮知駕雀其焉往
嘆異代之陵寢兮孰不淒迷于烟莽彼金椀出人
間兮此獨歸然而無恙羣雲仍之簪纓兮謹歲時
而來享隱鷓原者曰于兮守雉山者曰亮一則保
土宇以綏靖一則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良之苗裔
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之好修兮鼓斯文而為
倡昆季儼其連璧兮邁坡顛之超放出寸雲必為

霖兮寧退處而孤抗肯斯堂于傍近兮奉聖賢之
遺像聚學徒而蒞止兮咸攝齊于函丈俾掃松而
釋菜兮契予衷之歆仰擬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
而授講嗟予學之久荒兮艱弄斤于般匠拾朱子
之糟粕兮切有聞于疇曩情之動貴乎省察兮性
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兮發則欲其各
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如鳥翼
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勿
馳情之惚恍一念不念之間兮分聖狂之克罔噫

近世之不古兮冒名場之置網科舉之壞人心
兮競區區之得喪厲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嘗視以
無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天或者惡
其然兮斯革弊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
其可訪聲乃心于瑟希兮槃厥躬于陋巷顏曾固
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塾居而授書兮或野
芸而植杖君子粹盎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
鉛鋒而牛犢兮息銛筦之鷓蚌春豳酒以介眉壽
兮豈太平之無象嬰吏微而弗予蛻兮言及茲而

泚顙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于思曠時辛
已孟夏十有七日

壽蛟峰先生七旬

九月二十九日

邵青溪

元祐人無幾對西風從頭樓指寥々誰是劫火灰
中真鐵漢老子一人而已那勲業掀天揭地司馬
不留諸老去奈乾坤顛倒成兒戲天下事竟如此
小春明日浮梅蕊到如今平頭七十依然弧矢
且把六經書盡註更占峽山深處又管甚世間風

雨稱壽一觴公須飲道此心千載斯文寄康濟外
總餘事

右調賀新郎

賀蛟峰先生入宅詩

何夢桂

富貴朱門蓋里閭先生斲石此山居一區自足子
雲宅三徑何妨靖節廬萬壑風雲生几席四山花
木入庭除乾淳豈少高官爵自是寒泉要著書

輓蛟峰先生詩

方一夔

前代衣冠第一人老來鳴道振遺音勲庸臣子平

生志書易聖賢千古心士願執經來鹿洞客來挾
冊售雞林飛仙雖去斯文在山閣神光照斗參

謁先師蛟峰歷仕歲月與平生著作有感詩

徐持敬

靈蛟久化想儀型座上春風十載情青史定書名
法從白頭猶有老門生痛心無復立原起病眼相
看涕淚橫綠鬢功名好孫子遺言一一賴編成

遊石峽書院詩

蔣愷

聯壁人爭慕芳蹤我特參澹雲封石峽幽鷺宿風

潭筭摘真堪煮岷磨旋可剗何緣頻過此相對寫
清酣

題蛟峰石峽書院三十韻

何夢桂

堪輿運玄化萬物品彙分狂、鹿豕羣中有五色
磨聖哲不世出郊園可能馴粵從光岳分鴻靈咸
糾紛征役石漸、戰伐車麟麟詩亡春秋作三嘆
悲聖人西狩折其足反袂那能聞而况千載下遺
軼已絕塵木鐸响不振安能此身親冥冥晦暮夜
高燎誰煬晨縱橫紛季子法律慘商君吾道成說

輻君子嘆伐輪時無郢人鼻誰運匠石斤世喪道
未喪氣盛化自神無道固恥穀有道亦恥貧蛟翁
世耆俊皇華重諏詢次公早識面次第以禮賓廼
聞抗高誼木石將終身雲間有山峽劫火不得焚
石間有書室雪跡猶未陳當路風詩書出此屋壁
文青青集衿諷勗尔小子勤斯道未墜地百世知
所因苞栩成集鷄白茅尚包廡終期人臯稷相與
帝華勳中立天地極再還風俗淳願言放巢許使
得老轅申吾為混沌氏抑為葛天民俯仰慨今古

悠々秋復春夜半舟壑移故者誰其新

題方蛟峰先生兩祖塋詩二律

明呂兆龍

金坛吏部

龍頭自昔煥天章鳳閣猶傳姓氏香剩有松楸存
洞壑應思杏苑夙回翔藜光夜燦文星炯理學時
酣道脈長誰是新阡堪寓目惟君舊德永傳芳

其二

每悼南天趙氏亡名公端不負綱常黃冠私憶文
丞相墨經空悲李侍郎木拱山椒撐宇宙烟淒洞

口歷星霜荒原閱遍增餘憶陵谷徒教涕欲滂
時丁變草林屋皆墟偶閱蛟峰先生南北兩祖
塋陵木翳然益深離黍之痛趙氏一抔今茲安
在孤臣洒泣泗莫能收蛟峰先生知必銜恤九
京書遺後裔方國禎奚啻野老吞聲云華陽後
學龍又識

方蛟峰先生石峽書院

侯良翰 天中郡李

浩浩自崑阿人代閱迢遞激推纏高風屹立山嶽銳
碩果獨不食峽今古際傳經延燼火與突洞韃

閉危言斥斬馬熱血無冷睨地維鼇足折七尺軀
莫蹶豈繫直氣存道力深內衛御褒留天題蠹箋
護聖蒂愧乏一片石為君鏹長碣

石峽書院

虞世愷 古董學博

和前韻

宸藻賁卷阿曩今儵遷遞名場弁冕崇詞苑先鋒
銳雄才懺人寰浩氣翔天際文與品共珍身偕道
俱閱傳燈炳義蘊槃澗殊傲睨希武古高躅行歌
運方蹶心以乾坤留力為聖賢衛詮釋後學師養

培先天蒂石峽契叅同匪侈諛墓碣

贈蛟峰先生易登雲新扁記

岳帥

時先祖會集盟于馬岵聚星樓淳祐戊申
易登雲新扁明年鄉闈先祖果登首選文

明年廷唱為進士第一斯文信有徵矣

淳祐戊申鄉之寓公秀士方夢魁輩將以二月乙
卯易登雲新扁揭于聚星樓前蓬萊山人論于眾
曰是扁之設丹漆其宇金壁其書巍：煌：炳星
麗日揭之通衢十手爭指十目爭視文則文矣實安
在乎簪纓哉如劍佩鏘如牲牢既具鼓吹畢陳斯

名之揭斯識之符津津喜色已溢着曉文則文矣
實安在乎吁文者末也實者本也寧使寔過于文
無使文浮于實虛其實而求誇于文諸君之自期
者可謂誕矣略其文而求工于實諸君之自勉者
可不力與 聖天子賓賢之詔不期月而頒好事
逼人瞬目過耳堂堂之陣整整之旗空拳可以冒
白刃乎短兵可以接勁敵乎日月却從閒裏過功
名不向懶中來此十四字座右銘也諸君生長儒
鄉登巍科躋膺仕前後輩出衣鉢相傳源流有自

加以同力合志鬱乎俊秀者英先達凜然典型可
以激昂後進勉勵新功相率以為善相資以為益
奮凌雲之志藹如雲之文展拏雲之手遂登雲之
願使實足以副其文則今日之揭斯扁也未為無
助異時之覩斯扁也大為有光若其人自為師家
自為學專門獨擅面墻株守無不恥之心狃懷居
之習坐失事功虛擲歲月三年過矣又復三年徒
新登雲之扁覩登雲之兆文不副實非特為諸君
之羞抑亦為是扁之羞矧今大魁黃君亞唱昕廷

首破天荒地相連也居相邇也諸君之相與友也
諸君之相與會文者也予何人也時至氣應行當
放出一頭地要在勉之而已予將洗日以觀盛事

石峽書院增田記

王應午

學校養士之地理義以養其心廩粟以養其身在
易蒙以養正蒙養內也需以飲食需養外也此需
之所以次蒙井田學校之設先王君師天下之道
盖如此石峽書院故侍讀尚書蛟峰先生方公手
居講道之所公以魁彥師表後進東南之士多裒

糧從之教雖勤未及于養他日公之子梁謀諸弟
捐田二頃有畸以成先志然遠在吳會歲入租不
足贍長此山者率欲興舉往往有其志無其時至

大己酉秋淳安邑長愛祖丁承事亦既新縣學增
學田矣一日謁先聖于書院顧瞻久之慨然曰吾
將以縣學成規行之比會廉訪分司僉事吳公舉
按部蒞止有作新意應午時承乏代庖因以為請
公即命邑長董其事府檄下亦如之乃禮諭諸生
庀工繕修視昔壯觀士之裕于家者樂以田入凡

若干畝春秋之祀廩膳之資修葺之費胥此焉出
多士懽然屬應午為之記竊惟道之大原出于天
而寄于人明道以淑人師儒之善教也廣田以養
士賢大夫之善政也士頻困征役身且不暇養况
心乎邑大夫能以庠序教養為心鄉所躡踐者折
節而下之鄉所腴削者繼粟而贍之意氣感召不
令而從為書院立數千百年方來之規意亦勤矣
為士者可不知所以自養乎子程子曰古之人耳
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動息皆有所養今皆

廢之獨有義理之養心耳遊于斯者必禮耕義種
耨之以學涵養其本心以茂明先王之道俾得展
其大用顧不偉與應午既述其始末併以前山長
方梁義士徐洪父以下所助田租入之數載于碑
陰以諭來者永無忘邑大夫之功至大三年庚
戌正月望日權石峽書院事王應午記

重修石峽書院記

年獻

唐五代之季天下惟有四書院教法未備也自周
程張朱首倡道學而東萊呂氏徃復其間商略考

訂殆無餘蘊所至皆創書院聚生徒教養皆備大
抵張本道理最大一語嗚呼偉哉惟嚴陵石峽書
院故尚書蛟峰方公閒居私淑之所也咸淳辛未
公侍讀經闈嘗被贊書有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
而古意衰卿以儒碩荆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
朕甚嘉之賜名石峽書院刻之堅珉列于學宮皇
元混一以來崇儒重道形于播告至元戊寅浙西
按察僉事夾谷之奇聿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
漸至頽圯命公之子梁為山長任其經理于是所

當興修者次第為之古意復振書院悉用武夷規
模置居仁由義復禮近智四堂每旦籤講略說大
義長諭是正之正錄明辯之具有程課如六經三
史通鑑綱目近思錄通書西銘之類並令通習而
東序西序各有揭示二十年間備殫勤瘁後之代
者視為傳舍教弛而學幾廢至大己酉淳安邑長
爰祖丁為人廉能以新學校為己任適廉訪僉事
吳公舉相繼巡按興念斯文俾董修學事于是廟
貌益宇丹雘相輝過者忻然莫不起敬如增學田

造祭器新聖師從祀像皆其力也今之俗吏視教化為不切而淳之長官能于此乎用心是誠可書予得已于言乎夫學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苟所傳所授不本于正必流為佛老為刑名為功利學非吾儒之學矣雖欲難疑問荅求以正之其惑也滋甚後有作者必當開示塗轍使之一出于正撤其蔽而祛其所甚惑庶幾無愧菁莪樂育人材之心兌澤朋友講習之義大學正心誠意之道承學之士與方氏子若孫實嘉賴之至大庚戌中秋後

十日陵陽年璫記

立蛟峰先生塑像記

徐持敬

至順三年冬十月朔故侍讀尚書蛟峰先生方公塑像成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舍菜以告曰先生以幅巾深衣象帶緣如爵論者每謂宋三百年而此郡山川之靈磅礴塊坳僅先生一人出狀元高科者蓋天下無與為比比足為先生榮然未知先生剛直之氣不附時相歸剏書院一以教學為事直與白鹿洞同一氣象發明于朱子義理

之學其功至今百餘年且不廢進士人品蓋所不
論學者來登先生堂誦先生書峽山蒼然峽水冷
然與道為體仰之瞻之自有得見先生于眉睫間
者塑像之設此其立畏之一端耳舊先生有石刻
立像今始為塑坐像于是直學應瑤適攝院嘗移
縣葺殿堂庠序既備新作櫺星門縣長索羅來任
其事既而令尹劉彭壽簿徐不花相與獎成之惟
先生尚其有光于斯文俾諸生益開其志于遠者
大者禮成乃丹書刻于石以昭成典贊曰峽山之
秀西挾紫陽以聯其峩峽水之長東會新安以同
其波聖賢之澤有如元氣渾然太和仰瞻先生百
世之下不屈不阿

立塑像祭文

徐持敬

惟正氣蟠薄天地間公得之而生自魁天下而為
名法從其耿耿不死者空山林下今猶若見之爰
立肖像所以立人心之畏也斯文之重百世是依
敢告

石峽書院蛟峰先生碑像贊

何夢桂

大原孔孟的派朱張忠恕弘毅剛大直方義存出
處道繫存亡立言垂訓德久彌光

祭蛟峰先生文

何夢桂

天生哲人千載一期固有負經綸天下之志乃至
鬱于數而不得以竟其所施當其鬱而不達不惟
人不得以致其力雖天亦不能違自古大聖大
賢與一世之豪傑不得志以死者何限而卒不得
以救夫時惟公聲名在天下功業在方冊而其蓄
大發宏瀦深流溢識者方望其福澤之被天下使
匹夫匹婦之不餘遺至有不得以盡如其意者時
耶命耶吾不得而知十數年來每一進見但見其

憂：戚：扼腕而攢眉窮達仕止惟義惟命公豈
為一身區：者之私故其語及民事則為之太息
而歔歔畏天命悲人窮固聖賢之責而民之瘡痍
疾痛公忍視之藐焉為手足之痿痺然力不能扶
則已何為自鞠自苦以至於斯又况世之所謂孤
臣者其慮患之深而操心之危麟折其足而奠楹
曳杖泰山之頽其忽而君子之心固非衆人之所
能識而其事則亦知與不知者之所深悲民失所
怙士失所師九原不作其將誰歸嗚呼天地無窮
事會無極愚以是悲吾道之孤竒蓋棺事定全歸
而無愧固未知後死者之何居百里絮酒一束生
芻公鑒此心尚其來思

祭蛟峰先生文

邵古香

愬靈 修之翕散兮瞻蓋壤之悠：悵鳳衰而麟
踣兮緇林莽為荒丘軻之死蹇無傳兮渺鄒嶧其
予愁木鐸瘖瘖而收聲兮說鈴蜂起千五百載之
寥：兮微程朱其誰與儼雙峽之撐空兮紫陽是
似障後象之狂瀾兮江漢湯：彼瞿聃之誕幻兮

况得侍乎門墻偉勲名之昭殺青兮羗吾知其批糠
忽天跳而地踔兮叫蒼梧其何許紀柴桑之甲子
兮歲冉冉其云暮痛巔岬之辛苦兮獨抑鬱其誰
語使章甫不至薦屨兮夫惟斯文之故吁唏乎泰
山之巖兮橫目具瞻虎豹倏而逝兮狐狸曷其
晝潛將生人之無祿兮昏為愚黔將往聖之無神
兮委鈞髮之綿延不然何奪吾之冢鉅兮適歸于
天矧燕天之蒙縑藉兮青黃乎溝斷豈徒哭吾之
私兮切獨悲此文獻梨蕉荔以為羞兮橫流涕之

潺湲睇玉樓之間寂兮吾將從夫南陽之所

祭蛟峰先生文

嗚呼大賢之生動靜太極執道而出如陽之闢時
行物生風飛電擊捲道而入如陰之翕玉韞珠沉
聲收影息故其進而道不為之孤退而道不為之
屈嗚呼我公正學濂伊儲精奎壁元祐全人三
代遺直雉麓西躡龍峰東萃鬱蔥環瑰毓德
公生則宅龍峰之阿死則枕雉麓之窟是吾淳數
百年之間氣鍾于公在大化中猶旦夕也雖然載

道有書死而不亡紀實有銘遠而彌光素車彭彭
白旆央央江流嗚咽山氣蒼涼生芻薄奠祖于道
傍哲人已矣涕泗其洶

祭蛟峰先生文

文及翁

耆舊淪謝兮日益以稀嗟吾先生兮蒼々而不愁
遺文昌夜隕兮星斗黯其無輝峽雲慘淡兮空護
山之遺書世之有識兮舉聞訃而悼惜矧丈席之
日親兮曷不攬涕而嗟咨慨先生之立朝兮獻納
曾不依違叱折奸邪于始萌兮誠為國之著龜麾

節煌煌于外兮厥聞四馳士咏歸于雩風兮黜昏
驕卒震懾乎庭威蒼生顛々其霖雨兮倏陵谷之
改移數有不可必兮不得以盡其才之所欲為謂
科目不足榮兮陋晁董于千載謂富貴不足誇兮
退然陋巷簞瓢之癯儒謂正學當續兮由考亭上
邇乎濂洛謂古必有塾兮所以造就族黨之與比
間鐸聲一振兮救人心于已死著書立言兮庶幾
來世之永貽深衣幅巾兮可優游以忘世不撒々
以為潔兮不混々而詭隨嗚呼先生聲名蓋世兮

功業未嘗厥施文章黼黻乎皇猷兮問學卓為世
師心耿々其憂世兮雖易簣而猶未已抱節以終
其身兮而今而後得全以歸嗚呼人孰無死兮先
生之死夫何憾而山頽木壞兮實為斯文而痛悲

故侍讀尚書方公墓志銘

文及翁

公諱逢辰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絃官吳中避
新室亂因家于丹陽郡歛之東鄉今淳安縣是也
孫儲漢和帝時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任至太常洛
陽令黜侯忤竇憲棄官去或見其皓宦自隨呼為

仙翁遠孫曰上貴府君唐僖昭時隱德弗仕教授
鄉里其徒號曰靜樂先生越十一世生叅謀公力
學篤行記問該博鄉人尊敬之號耐軒先生子三

人公其長也公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
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程朱子
之學其所為文家傳人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
祐九年己酉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
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以公所答敷陳鯁亮擢
為進士第一御筆改今名昭異渥也公感激上恩方

在期集所聞二豸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扣闕上書其略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為監謗之宰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爭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間而未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為大臣甚

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蒞事勤恪提刑潘公以臬事咨決知其遠到深器之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公領學事初講太極將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奧寶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閭以捷聞物論沸騰公叩闕上書有曰伏覩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獎諭道路疑之得以謗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辨徒以一去恐朝廷直

欲以敗為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徇其請又詔獎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之欺其君為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為耶為陛下謀者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朝廷好官爵汝為之天下大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此詔一下彼敢于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朕以延齡為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則祖宗三百年涵養縉紳中豈無陽城乎臣甚為天下國家羞輒痛哭流涕言之臣

願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議揜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隣笑我何以立國乎公此疏為制閭賈似道發也二年乙卯春除校書郎時上摠攬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尚幼公懷隱憂上疏有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苟睨蜉蝣之撼甫節之燄、難度其心平勃之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

于挾小才以濟大貪者于 陛下之近親有依憑
馬于 陛下之宮中有承受馬于 陛下之左右
有游譽焉 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
陛下得之于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
也然後出自 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
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苟而
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
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為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
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根本戕命脈

以便吾之私哉 邇年之為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
意不過為閹孺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
詰非時取索隱慝莫稽觀察之地惟恐浸潤之易
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拗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
曰天子不可令閒暇 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智
深慮遠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色
蠹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
此曹遑 汲 為 陛下經度前之藻稅未休後
之舟楫又起 陛下方以其小心辦事動適吾意

而不知此正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
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磬職此之由萬一畿甸
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陛下何以趣辦何所倚
仗乎是可不急救而司之貧乎如將救之願斷自
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剗刷兩司不急應辦之窠名
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
蠹冗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
養命脈以為緩急之備也三年丙辰夏上疏有曰
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

夫天下之勢固不可以激尤不可以媮勢急矣吾
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所
謂暇豈真暇哉當為皇之不急不當為悠之媮
然後可以暴白于天下曰吾所以示不迫之暇者
非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于江左
有為之者矣莫窘于淮淝而談笑于奕棋莫迫于
新亭而從容于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
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而收轟雷破柱
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而折其

飄風怪雨之勢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紆則曰紆何為翕張闔闢哉世變日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能為晉人之急則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隣國之存亡為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以隣之存亡為安危則病于依以敵之緩急為喜懼則病于制善為謀者不依于人善為備者不制于人苟不以我

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為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隣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可噬乎胡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隣國之存亡覘敵國之緩急也時閣官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公疏有云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金城鐵壁我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為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為之又極言備邊之

事以必爭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綫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光乃吾戶內若其屯于斯耕于斯生聚教訓于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為我之計當勉諭淮閩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

哉為我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奈何不見聽用以至于亡人耶天耶時內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盲下二豎為喻以臺臣劾二豎欲為國家早去厲鬼非有膏上盲下之難也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

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
置天子在閭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
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
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
不勝河中之帥移兵以屠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
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于內者蓋有所
憚于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
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言極激烈上不悅公
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鉤諸賢

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
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
已除著作左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闕寢新命納
益程公元鳳拜相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庸未幾除
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公自乙卯棄官
歸杜門却掃潛心于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己未
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內地洵：上以海閩強
起履益吳公潛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
明年權尚書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尚存國

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時上
外迫邊警內蔽六賊宣諭吳相不當汲引庚金等
議論紛紜吳相榻前抗疏其略有曰強敵入我堂
與奸黨猶衽席外庭紛々蓋為社稷 陛下若以
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
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傾搖恐天下後世書之
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為之歛容隙由此開先
是鄂渚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
上以問宰相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

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
與賈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為
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
惴謂必有後命公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
非與天下為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
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天下異者然一人
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
實則至微也至賤也以至微至賤之好惡是非而
反有時與聖人異焉以常情觀之萬鈞之重九重

之尊豈不能與之立異而自為好惡是非以與天下角一勝哉而聖人則曰不敢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明日達聰詢謀咨岳進善有旌敢諫有鼓誹謗有木衢室有問總章有訪謀之卿士庶民謀之邦君御事盤庚之懇惻多士多方之委曲凡一政一事之取舍斷焉不敢自決必需民之肯而後為之聖人豈畏天下而徇之者蓋天下之所同好而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而我獨是之則為人上者其好惡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

則下畏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孤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天下之畏已又曰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上問為誰公捧疏敷奏言詞懔惻又奏臣疏不敢直指惟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至再下殿納副縉紳六館莫不傳誦而榻前款密之言中外無聞知者嗚呼曲江公不畱而天寶之亂起司馬公不存而元祐之治衰正人君子之出處國家社稷之存亡係焉公此

疏盖有見於此矣未幾似道入相臺臣希旨論公
罷職徐國博以書來招公開講于婺之書堂生徒
從游者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世希權
臣意以外臺劾寢新命公遂即家翔壘以私淑其
徒屢年而後成尋除知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
及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失慈母咸淳元年

乙丑

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上在

東宮久聞公名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

天聖紹興之詔命朝臣為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
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
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
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丁邠信
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叅軍遭其凌辱亂
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洵懼上除公秘閣修撰江東
提刑公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公
勿入城偃旗寂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
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于是密成能事者館于

信州盡得亂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而叛卒平上褒嘉之詞曰仁宗朝有若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々逮帥真定悍驕挺亂琦獨凝然不動舉士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門以倫魁司臬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々矣公斷獄如神兩造在庭戒吏勿挾持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倦故一路無冤民盜賊屏迹公治事少暇必至鄱江書堂

與多士講書延見朋友問政問政堂乃公所建也公以教化為急務曰教化行則獄訟簡矣撥田養士招集生徒教人以進學下手處從躬行上起從人倫日用上起悉以弟子之學推廣之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于廟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似道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議遂寢市糶翔湧公發米平糶振濟飢民江西民苦和糶之害申朝省蠲免郡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者不絕積有年

矣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
濂二書院及府庠與士友講論明辯而篤行之漕
廨後有蓮池數畝公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
溪愛蓮之意公所至以講學為急務士師其道吏
畏其威民懷其德五年己巳郊禮成列爵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除權兵部侍郎 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兼侍讀 上日御經筵虛心問道公每事啓沃所
以格君心者多矣 上眷隆渥問公讀書聚徒之
所奎畫昭回賜名石峽書院贊書曰近進士一科

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周之學
淑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吏部侍
郎丁母令人憂去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不
就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
公荆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以父命辭遂顯侍湯
劑絕意仕途尋除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皆不
拜是年夏丁父憂公力疾負土營葬惟恐不及未
幾鄉寇不靖焚蕩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毀而書塾
巋然劫火之外避地來歸命子梁等洒掃文廟修

葺書院廊宇參序日與生徒講明修己治人之道
若將終身焉蓋以嗣往聖開來哲為己任考之年
譜公生于嘉定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午時卒于至
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遺言以深衣殮不尚異教
晚年隱居之日多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庸
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于家塾公平生得力以格
物為窮理之本以篤行為修己之要故其教人也
讀書有法勸戒有條凡登公之門者皆有用之學
時士風不振所至頽靡惟公之鄉黨衣冠如故皆

公之力也公性和而介胸中無物磊落如青天白
日天地元氣聚于公之身渾淪淳厚不見涯涘其
接物也不事察、而自不可欺人物魁岍聲如洪
鐘至老觀書夜分不寐視世之富貴利達紛華盛
麗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侄悉皆如一待親戚鄉
黨皆盡其情一以至誠及物所以人皆心悅而誠
服也曾祖汝翼贈宣教郎妣任氏祖謙贈朝散郎
妣童氏父鎔累封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司叅
謀官妣邵氏封太令人公娶邵氏太令人之姪女

也累贈令人理家處已待族御下皆有法公遂得
以專意于學男子三人長梁前太學率履生次
棟次杰習儒業女子三人長德純適前修職郎無
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德恭適前武學貴謀
齋內舍生項雄飛幼德温孫男二人合孫德孫謹
卜以至元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乙酉安厝于淳安
縣南之安溪於虞昔司馬文正公曰吾與范景仁
兄弟也特姓不同爾撫今懷昔豈忍使伐木之音寥
寥亡聞廼按事狀而繫以銘銘曰猗歎先朝以儒

立國道理最大繼天立極於穆

理皇道久化成

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揜茂如日正中九賓臚
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朝端凜々
奏䟽排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黯直亦容麾
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孔躋
跼踏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冊馳旌之招循墻以
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于公志合道同熙明
啟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遙編
示狀志不泯其實廼繫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

前資政殿學士文及翁撰前進士及第何夢桂書
并篆額

蛟峰先生阡表

黃潛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仕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
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峰先生如隱者
焉在世祖時劾招遺老以待咨訪御史中丞崔
或起公于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稽古
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
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潛與

公曾孫道韜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據
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韜俾刻石為阡表庸備
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
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
贈太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
士覽公所對敷陳鯁亮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
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僉書平江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祕書省正字升校
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

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著作郎兼權尚左郎
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
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期亦皆以言
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祕書少監起居
舍人三年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
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
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

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軍謀官
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
此公所閱之官也祕閣修撰公之職也承事郎轉
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淳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徹樂
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
堂監謗之所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閣
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避之

貨臣聚斂土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屢疏丐間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集所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閭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揜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隣敵

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于似道自此始

理宗在位日久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羣愷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談、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印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譽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

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
畿有漕所以培護根本愛養命脈邇年君是官者
不過為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
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令閒暇
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
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求適吾意者正士
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
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
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

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
兩司之貧為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
不為之少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
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人謀人國者于江左者莫窘
于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于新亭而從容就席固
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
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
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隣國之存亡為安
危則不依于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

為喜懼則不制于人苟以彼之所存者為安緩者
為喜萬一隣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躋
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
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
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
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
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
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
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

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
屯于斯畊于斯教訓于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
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
矣為吾之計當勉諭淮閫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
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
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
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陵一則
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
負決常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

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于亡而公言無不驗重
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
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
疏援膏肓二豎為喻曰何 陛下愛其國不如愛
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
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
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
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
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

動于內者盖有所憚于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
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
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
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
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
為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
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
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
論紛紜潛于榻前自辯上為之歛容而隙自此開

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
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當屬趙葵
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
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臺臣奏
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奸謀巨測潛遂罷
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
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為人上
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
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

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苟觀沮縮何以作人
任事之氣乎上問為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 陛
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款密之
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旨論公 章
連上矣 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
之公乞命朝臣為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
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為
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謹見
于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

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
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
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擒其兇渠逆
黨悉置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于韓魏公云公
于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
迹及將漕江西有獻議于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
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請行振糶
以救民飢乞蠲和糶以蘇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
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公杖而流之由

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于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
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
施于有政者又塵々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
際遇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于
書無所不讀而會于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
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輒從容庠
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
倫日用上起孳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
為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黃綠官豎而

賜出身及為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
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
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啟沃以格君心
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
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
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巍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
諸生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
仁義禮智名其塾時所在士風頽靡公所以振起
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

期于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解一
卷易外傳尚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
入門一卷行于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如
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
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侄各盡其禮
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
卒于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
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溪娶邵氏封
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

女三人長適修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
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
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仲子棟季子杰入 皇朝
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學教諭然
皆恬于進取不至顯位棟之孫煒之子道齋始以
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
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務郎石峽書院既領
于有司而設師弟子員道齋病其庠迫弗稱乃以
公之故居廣其居址而新其棟宇弦誦之聲不減

于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于當時而其學有以
傳于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
榜中進士托斯文之雅故于公門四世百年矣今
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
有攷焉至正十年正月三日年家生翰林侍講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
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
起巖篆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許有壬書丹

重建石峽書院記

明高鵬

淳安縣治東去十里許有石峽書院乃宋蛟峰方先生警叅黃先生潛叅何先生山房方先生講道之所迄今百有餘年垣宇盡廢故址猶存正德庚辰首夏正郎蔣公以公事來與余尋勝于此第見殘碑遺像偃然于荒烟草野間不能不起思賢之嘆乃召方氏子孫詢其遺事出所藏宋劄子始知諸公繼作鍾一時山岳之勝而可使之無傳乎著書立言顯行于世是固不容泯其迹也竒氣疏節

雲仍後先不賢而能之乎嗚呼浮屠尚得侈其金碧况諸君子倡明正學障川回瀾顧乃丘墟榛莽誠缺典也攷之蛟峰諱逢辰有宋庚戌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嘗叩閤言時事與權貴忤抱周程之學以私淑其徒石峽書院之額則度宗之御書也警叅諱蛻先蛟峰一科榻眼學博而正潛叅諱夢桂咸淳廷唱第三于易有寃天之蘊任御史嘗抗言攻守之計士議偉之山房諱逢振舉進士歷官國史宋亡退隱于家元以禮聘不仕講學于書院

以終身焉無悔益知諸公合之以正者也可不謂
淳之四雋乎余復上請于文宗盛及謀諸士論
僉謂是宜褒崇以風斯人俾前聞無替而後式之
日殷也余深用躍然爰辟草萊起仆石一鐫洗而新
之鳩工于九月既望落成于辛巳春三月高其垣
墉其中為祠堂之外有門丹堊不施翼然規模
宏遠余每乘公暇輒往謁焉揖芳馨于百代之下
而神交于百代之上或托之詠歌或形諸像贊宛
乎光霽在目甚矣人心之天不泯也余嘗愧無惠

政以及斯民而願揮洒諸君子麗澤以波及斯世
則高山仰止之下風化寧無小補者與乃裔方備
請余書以紀歲庶幾將來有同志者相與增修
而續成之俾勿壞則諸君子幸甚余亦幸甚

侯太尊讞語附

審得典制有祀生也先達名賢從祀于廟而復擇其嫡裔給以衣巾俾奉其祀為事甚重若嫡之正須考諸宗譜合之從來承祀正派始可無紊非容假借一二人之口營私妄舉而輕信者也若宋名臣方逢辰號蛟峰者一代偉人節義顯于宋元書院坟墓先朝勅賜四百年來家傳有譜歲守祀田有人今日者奉前憲臺之命查取其後給之衣冠則將按諸譜乘推其世守祀田之嫡傳而定之

莫如方顯世父子爲正矣廼有方益方日進者覲
覲子衿垂涎賜田而益即保日進以發爭端蒙
憲批查因取其家譜推源溯流方顯世祖孫雲初
歷、可考而日進茫無憑據詰之則曰此偽譜也
再詰以正譜安在則曰火焚也更詰以火焚者一
冊耳其餘豈無一存且偽譜初刊汝祖父豈能無
言如果淆亂嫡胤則爲通族之罪人又誰能以相
容也而日進語塞矣復詰之曰祀田書院先朝
勅賜以迄今茲汝爲嫡派而世守管業何以屬之

顯世之祖父則曰進祖貧而賣也再詰之曰賜田
何物子孫可以私賣且進一枝有丁百餘豈無一
賢者一富者忍聽賜田賣之有枝耶即如進言輕
賣祀田是自外于宗祖矣尚容其後奉祀先人哉
而日進語又塞矣其強辯之詞曰進所居蛟峰地
方也家有扁題云蛟峰世家也審扁題非係祖傳
粉飾裝懸凡屬方姓盡得自製此可以爲據乎再
查縣志及家譜俱云逢辰末年不仕隱于龍山之
石峽因號蛟峰玩因之一字蛟峰之號本爲石峽

考其地方龍山去縣六里石峽在其前日進所居
又遠去縣總里許年歷四百訛傳相承不迥附會
名賢之意其所居既非石峽固不得為蛟峰也今
以兩人之言折衷于一是地方所居較之祀田之
世守不相敵也扁額在庭較之家譜之新舊二冊
不相敵也舍其小者取其大者舍其偽者取其真
者則莫如顯世之為正矣日進應杖念因爭祀姑
請免擬統在憲裁



程